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敪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史全文卷十四

宋徽宗

庚辰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夜漏未盡宰臣執政會門下省黎明詣内東門宣召入會通門至福寧殿皇太后曰大行皇帝無子天下事須早定惇厲聲曰在禮律當立同母弟簡王皇太后曰神宗皇帝諸子申王雖長緣有目疾次即端王當立惇又曰論長幼則申王為長論禮

律則簡王當立皇太后曰俱是神宗之子豈容如此分別於次端王當立徽宗乃即皇帝位詔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詔大行皇帝皇后號元符皇后　二月吏部侍郎徐鐸知貢舉給事中趙挺之寶文閣待制何執中起居郎吴伯舉同知貢舉　知開封府吴居厚因奏對言陛下即政之初京師有妄議朝政者當行止絶乞增置邏者上曰及朕躬否居厚曰雖不敢指斥然傳播朝廷陞黜將大有更張其語不根上曰如及朕躬容朕修

省居厚慙謝而退　曾布因言青唐之事全是章惇力主此議紹聖以來措置邊事無不如意臨了作此一事至今狼狽了當不得　壬寅大行皇帝殯于福寧殿之西階甲辰太后曰皇帝年長聖明本不須同聽政但以再三不得已從所請比俟殿殯便欲退處今至祔廟亦黽勉也先丞相最被遇真皇先一年薨不及策立仁宗相公等必知先丞相事業舊嘗見父言慈聖盛德然還政亦差遲至今記得此語以此不遑自安如此庶幾不

違父教不辱先相門風又俗諺云彼殺不如自殺不成更待他時教他人有言語後還政何如先自處置為善衆皆稱頌　已酉知南安軍邢恕為龍圖閣待制知定州　詔以新除吏部尚書韓忠彦為門下侍郎新除資政殿學士黄履為尚書右丞忠彦陳四事以裨新政其一廣仁恩其二闢言路其三去疑似其四謹用兵　詔管勾御藥院郝隨劉友端與外任宫觀以近年禁中修造華飾過當故也　癸亥復范純仁劉奉世吕希純王

覲吳安詩韓川唐義問並分司南京純仁光祿卿居鄧州奉世少府監居光州希純少府少監居唐州覲光祿少卿居和州安詩少府少監居澧州川少府少監居隨州義問屯田員外郎居安州又詔呂希哲管勾明道觀呂希績管勾崇福宮呂陶提舉玉局觀蘇軾移廉州蘇轍移永州劉安世移衡州秦觀移英州程頤移峽州鄒浩監袁州酒稅黃庭堅添差監鄂州在城酒稅　三月權發遣洛州龔夬為殿中侍御史權發遣衛州陳瓘為

左正言添差袁州酒税鄒浩為右正言用曾布韓忠彦黄履所薦也上極稱浩且謂布曰浩擊章惇文字待降出布因言言路得人中外孰不鼓舞唯章惇蔡卞不樂爾　庚寅敕下禮部放正奏名進士李釜以下五百六十一人第一第二等賜及第第三第四等賜出身第五等賜同出身　辛卯詔太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月變異甚鉅殆不虛生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許實封言事在京於合屬處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

附遞以聞　丙申章惇上大行皇帝陵名曰永泰陵詔
恭依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百官守局日官言辰初食
西北四分至巳五刻而復　新知太原府蔡京依前翰
林學士承旨是日曾布再對力陳京卞懷姦害政羽翼
黨援布滿中外善類義不與之並若京留臣等必不可
安位上慰諭曰無他皇太后但且欲令了史事以神宗
史經元祐毀壞今更難於易人爾曾布獨對上曰封事
已百餘軸盡言章惇於定策之際罪惡固不待言蔡卞

陰狡害政紹聖以来傷害人物多出於卞其罪更大於
惇布曰陛下分别忠邪如此則臣雖退歸山林死亦瞑
目至簾前亦具以此陳之後三日上又曰言惇卞者已
二三百軸　庚戌以皇長子生輔臣稱賀　月犯東咸
丙辰熒惑犯填　丁巳詔天祐予家挺生上嗣國有
大慶賚及多方解網恤辜何俟終日范純仁下項官與
宫觀差遣外州軍任便居住　中丞安惇罷知潭州先
是陳瓘言陛下欲開言路首還鄒浩取其有旣往之善

可謂得已試之才安惇尚緣往事論浩罪惡欲寢已成之命自明前舉之當其説以為先朝之事且當遵承國是所繫不可輕改豈有事事不改而可以謂之善繼天下皆非而可以執為國是乎鄒浩既來惇可去矣惇聞瓘章已出亦自請去故有此命　瓘又言國是之説孫叔敖戰國一時之事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捨者為是不合其取捨者為非則是孫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捨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因録

國是故事上之

講義曰國論之無所主非也國論之有所主亦非也國無定論固不可以為國然使其主於一說則人情視此以為向背人才視此以為去就人言視此以為是非上之政令下之議論皆還就而趍之甚矣國是一言之誤國也夫國以為是即人心之所同是也又安有衆之所非而自以為是使人皆不得於國是之外者此特孫叔敖之妄論唐虞三代孔孟之明訓初無是也秦漢至五代其言未嘗用也本朝自建隆至治平其說未嘗有也自熙寧王安石始有是論而紹聖之蔡卞崇寧之蔡京皆祖述其說而用之熙寧以通變為國是則君子為流俗矣紹聖以紹述為國是則嶺海之間皆逐臣矣蔡京之國是又為豐亨豫大之說而已則立黨石刻黨碑凡所托以害君子者皆以國是藉口曰此神考之意安石之說也縉紳之禍

多歷年所豈非一言可以喪邦乎

陳瓘言陛下改用大臣明示好惡卞則安坐而不動惇則備禮以求去立其私說變亂名實為國政之害大者有三一則以繼述神考為名違其說者謂之不孝而實有負誣之心二則以厚於先帝為名違其說者謂之至薄而實有輕欺之意三則假經義之糟粕竊安石之緒餘依語而行蔽惑上下謀發於蔡卞之心事成於章惇之手脅持上下果斷必行此二人者外示睽間而心

不相忘有急則相應自然必致之理也　五月貶濰州團練使前知湟州王贍為諸衛將軍房州安置姚雄奏稱青唐邈川始因王贍貪功生事招誘羌酋取復窮遠之地費財勞師連歲不解上疑貶贍太輕太后曰自此必寧靜矣　癸酉詔近經登極大赦及累降赦宥中外臣僚無不甄叙唯瑶華廢后未復位號理所未安令三省樞密院同詳議聞奏乙亥瑶華以犢車四還禁中至內東門皇太后遣人賜以冠服令易去道衣乃入中外

聞者莫不懽呼丙子制廢后孟氏可復為元祐皇后

上諭曾布蔣之奇曰臺諫攻蔡卞已十餘章如何得卞知令自圖去就皆莫敢對上曰只說與章惇則卞自知矣惇欲召吳伯舉往諭之己卯共奏遣伯舉上遣伯舉諭旨卞遂草表乞宫觀布又言卞之去固已定然外議皆以京進為憂上默然忠彦翌日留身具道京不可進上曰本無用之之意但於簾前更開陳太后曰相公第安心必無此忠彦退以語同列皆相慶　己丑詔追復

文彥博等官　辛丑月犯昴　是日龔夬論蔡京詔送三省訖不行韓忠彥曰上恐人言未已兼來者必紛紛也甲午陳瓘上殿再論章惇又論蔡京罪狀上以為京與卞不同瓘極陳乃稍然之　六月癸卯月犯熒惑丁未制曰龍圖閣待制邢恕操心傾危雅意傅會造為光語上累宣仁使光公著被凶悖之名蒙竄殛之罪欺天誤國職爾之由今朕既申彼之冤還其爵秩則爾罪惡何詞以逃可依前官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均州居

住　曾布言元祐之人憤嫉熈寜元豐之人一切屏斥已失之偏紹聖用事者又深忿元祐之人故竄斥廢黜無不過當其偏則又甚矣今日陛下欲以大中至正之道調一兩黨則但當區别邪正是非處之各得其所則天下孰敢以為非者臣累聞聖諭及皇太后亦曾宣諭亦謂是者則用不是者則不用更不必分别此時彼時若人臣皆能體此意則無不當矣　秋七月已巳熒惑歴氐星犯房星太白犯角距星　范純仁為觀文殿大

學士中太一宮使蓋將以為相也時純仁在南京已病矣　辛未熒惑在房心之間　壬申以皇太后罷同聽政族屬姻戚遷秩命官者凡三十三人　豐稷陳師錫言仁宗問輔臣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煩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為不可仁宗然之由是觀之朝廷之法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何常之有哲宗親政召章惇為宰相惇用羣小合姦謀害元祐忠賢司馬光呂

公著等變亂神考法度謂之不忠不能紹述謂之不孝以此激怒先朝此王曽所謂憸人惑上之言也惇編類臣寮章疏擇其切直不諱之言謂之訕上謂之指斥臣觀書見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紂亦可謂之訕上乎亦可謂之指斥乎惇又以章疏語言不足為大惡乃持文及甫邢恕之私言輒誣光等謀廢立為不軌無狀可按無迹可尋一切以意為之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天下勇於害賢

敢於殺人臨大變訂大事包藏隂謀發為異議陛下尚優容之乎祖宗怒惇久矣今付陛下震之上帝怒惇久矣今命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邪　巳卯熒惑自房心之間上行月犯天隂　八月乙未朔秘書少監鄧洵武為國史院編修官從蔡京之薦也給事中葉濤龔原相繼駁奏　陳瓘言近言山陵使章惇奉使無狀以致哲宗大升轝陷濘不前乞依唐李珏故事先次行遣未蒙施行　丙申太白犯亢　九月甲子朔左僕射章

惇上表乞罷政詔荅不允上謂輔臣曰朕不欲用定策事貶惇但以扈從靈駕不職坐之餘事候有人理會别議行遣韓忠彦曰例當放辭謝上曰不必爾令庭下辭謝而去可也　庚辰詔陳瓘累言皇太后尚預國事其言虛誕不根送吏部辛已添差監揚州粮料院　癸未月入井　甲申知江寧府蔡卞落職提舉洞霄宫龔夬言蔡京與卞表裏相濟天下共知其惡播於民謡云二蔡二惇必定沙門籍没其家禁錮子孫又云大惇小惇

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伏望博加採訪以辨忠邪　丁亥瓘知無為軍時瓘已出國門即露章辭免曰臣所望者當以流竄蔡京為急不當以移臣差遣為先也詔不許辭免　太白犯斗杓第二星　冬十月丙申蔡京知永興軍上曰陳瓘極不可得前日遣人送黄金百兩瓘受賜泣下　新知越州章惇潭州安置徐勣為制曰處心忮忍賦性陰邪凡陳開導之言無非殺伐之事陰挾仇怨妄肆中傷或稱謀危上躬或託謗訕宗廟

擯除禁近視若孤豚排斥縉紳弃如斷梗投之荒裔肯使生還殺戮無辜道路以目　壬寅知樞密院事曾布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戊申月食畢　先是曾肇進對白上臣兄傳旨令草詔戒内外以持大中至正之道上曰只是神宗法度當固守人材則無彼此惟是者用之肇對欲云政無新舊惟義理是守人無彼此惟賢材當用又曰陛下當先分别君子小人然後可行大中至正若君子小人未分别則中正之道恐未易行上

領之而已　十一月癸亥朔右正言陳祐言知大名府林希以黨附權要託意詞命陷害元祐臣僚所草呂大防責詞皆務求合章惇之意肆言醜詆不問是非至有老奸擅國之語乙丑詔希落端明殿學士知揚州　庚午詔自來年正月一日改為建中靖國元年或謂建中乃唐德宗奉天時年號上曰梁末帝禪位年號太平太宗不以為嫌也　陳次升言蔡卞備位兩府陰肆奸謀竊弄賞罰專報恩讎人有譽其妻父之美者極力主張

寘之顯要如有議其妻父之短者指為誹謗宗廟置之深刑時人目為笑面夜叉壬申蔡卞降中大夫依前分司移池州居住　十二月月犯司怪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癸亥流星自西南入尾抵距星其光燭地　范純仁卒遺表言伏願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又言若宣仁誣謗之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

又言臣所重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福苟斯言之可采則巳死而猶生上聞訃痛悼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純仁性夷易寛簡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而已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俸賜悉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没之日幼子五孫皆未官曾肇嘗曰使純仁之言行於熈寧元豐時後必無紛更盡用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讎復之禍云　任伯雨言去年四月朔今年正月朔莫夜赤氣起於北方光燄亘

天又有黑氣在下漸衝西方散而為白咎證之來其異如此伏願陛下用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殛奸惡使陰邪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變異之起可轉為休祥矣

己巳月犯星　甲戌皇太后崩于慈德殿丁丑祔葬永裕陵謚曰欽聖憲肅皇后　趙挺之為御史中丞任伯雨言挺之始因章惇進既謟事蔡卞及卞黜責又謟事曾布出入門下殆無虛日故士論以其觀望險詐號為移鄉福建子伏乞特加審察其言　是月甲戌遼國主

道宗耶律洪基卒延禧即位號天祚改壽昌七年為乾統元年　二月已亥月犯鉞　癸卯月犯軒轅右角

丁巳詔滙州安置章惇責授雷州司户參軍貟外置先是左正言任伯雨言章惇迷國罔上毒流縉紳又風聞敵使言敵主去年喫食次聞中國貶黜章惇敵主不覺放匕筯跳起曰甚好甚好南朝錯用此人敵使又曰何故只如此行遣以此觀之惇之奸凶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四海九州夷狄蠻貊莫不以為可殺也

三月戊寅知無為軍陳瓘為著作佐郎實録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晁補之為禮部郎中仍兼檢討官先是提舉實録院韓忠彦奏陳瓘晁補之皆有詞學堪備史職故有是命　陳瓘奏伏聞王安石日録乃人臣私録之書非朝廷之典冊也自紹聖以此書降付史院徃徃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故臣建掌書之官以修私史考之徃古並無此例所有紹聖神宗實録願詔史臣別行刪修以成一代不刋之典　任伯雨居

言職僅半歲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亂關宗社宫禁者細故不論也魯布方用事伯雨謀擊之布覺乃先罷伯雨言職知虢州　夏四月辛卯朔以太史言日當食是日雲陰太史奏不見所食之分太常博士江公望為左司諫為上力陳堯舜之道且言願陛下不畏多難而以無難為憂不矜無過而以改過為美　五月辛酉朔大雨雹是夕填犯氐　六月壬寅集禧觀灾　甲辰陳祐通判滁州翌日魯布宣押視事右司諫江公望對

邊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七諫臣非天下所期望先是祐因進對上謂曰凡有公事宜與江公望議論了乃來祐見公望公望曰榻前一塼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去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戾人各有知見不必同惟不可傅會　秋七月辛酉江公望言訪聞蔡王府吏相告有不順之語浸淫恐及蔡王伏望陛下勿以曖昧無根之言而加諸至親骨肉之間詔江公望罷左司諫知淮陽軍　蘇軾卒

八月甲寅三省進呈右司員外郎陳瓘上曾布書瓘聞古之賢未嘗無過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閤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詔陳瓘與知州差遣乙夘陳瓘知泰州　十一月庚辰冬至合祭天地於圜壇　壬午曾布獨留進呈内降起居郎鄧洵武所進愛莫助之圖其說以為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之者上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布云

洵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自不當議乞納下明日遂改付温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上決用京矣

壬午崇寧元年閏六月壬戌曾適言曾布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遷變炎涼鈎致齊人之竅言欲破紹聖之信史於是布連抗章乞罷布於元符末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崇寧初知上意有所向又欲力排韓忠彦無何京為左丞大與布乖

講義曰人皆以建中靖國為更化之時而不知紹述之詔已下於元符之末而禁中之意曾布蔡京已知之布在熙寧之時則附會安石惠卿之議至紹聖之時乃詭請薦陳瓘張庭堅輩又請毋毀光公著碑至建中之時初知上有消朋黨之意乃排蔡京而主元祐及知上有紹述之意則排忠彥而主紹述甚至蔡京者其奸又過於布在熙寧則奉行熙寧之法在元祐則奉行元祐之法在紹聖則奉行紹聖之法國論三變而蔡京亦與之俱變此小人不足責而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然安石之心與章子厚不同章子厚之心與蔡京諸人不同蓋安石之法猶出於所學章子厚之法特託安石以報私怨耳至蔡京則又託紹述以奉人主之侈心耳愈變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禍也

新知越州鄒浩為衡州別駕永州安置　壬午中書

檢會李清臣劉子臣察言豐稷辭諫議其意在譏切先帝又張舜民辭謝言官譏謗先朝奉聖旨李清臣追貶武安軍節副豐稷睦州安置舜民商州安置　秋七月陳次升落修撰知萊州　戊子左丞蔡京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甲子詔治天下者以立政訓迪為先篤孝思者以繼志述事為急損益之間理宜稽考宜如熙寧置條例司體例都省置講議司差宰臣蔡京提舉遴揀乃僚共議因革　九月丁酉錢遹言曾布力引韓忠彥李

清臣豐稷曾肇之徒鱗集於朝忠彦引陳瓘龔夬曾布引陳次升李清臣豐稷合黨締交欲變亂當時策立事實以詆毀哲廟布降中大夫分司南京忠彦崇福宮清臣追貶雷州司户肇靈僊觀岳州居住稷道州別駕台州居住瓘夬並追毀出身已來文字編管瓘袁州夬房州閻守懃舒州安置　十月甲寅臣寮言任伯雨陳次升其惡不在瓘夬之下哲廟升遐之初曾布遣子紆婿吴則禮往來閻守懃裴彦臣之家密傳信息張庭堅力

詆瑤華爲非辜而器鄙浩之直詔任伯雨張庭堅並除名勒停編管紓則禮並勒停永不収叙次升靈僊觀亳州居住　壬申錢遹石豫左膚言朝廷行遣韓忠彦李清臣黄履爲請復元祐皇后事並后匹嫡春秋譏之甲戌元祐皇后孟氏復居瑤華宮忠彦降授大中大夫懷州居住　是歲賜邵武軍邵武縣唐太守歐陽祐民祠爲惠應廟

癸未崇寧二年春正月乙酉中書省檢會任伯雨龔夬

陳瓘陳祐李涓豐稷張庭堅江公望張舜民奏詔伯雨
瓘央浩涓祐庭堅公望已上並除名勒停編管伯雨昌
化軍瓘廉州央象州浩昭州涓澧州祐復州庭堅鼎州
公望南安軍覲稷次升文瓘舜民並除名勒停居住覲
臨江軍稷建州次升建昌軍瓘邵武軍舜民房州　三
月癸卯上御集英殿賜霍端友以下五百三十八人上
舍及上書正等人升甲上書邪等人奏名黄定等十八
人先次黜落　四月乙亥毁東坡文集唐鑑馮子才文

集秦學士豫章三蘇文集東齋記事豫章書簡湘山録
眉山集别集坡詞劉貢父詩話晁張黄先生文集秦學
士文　戊寅臣寮言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紹
聖中雖嘗明正罪罰而元符之末敘復過優近日以入
山著書為名切慮如野史小説之類妄及朝政欺惑後
世詔頤追毁出身以來文字其入山著書本路監司覺
察　九月鄧洵武言今吏部選人自節察判以至簿尉
凡七等造為新名為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從事郎通

仕郎登仕郎將仕郎詔從之

甲申崇寧三年春正月辛巳詔上書邪等人不許朝見擅到闕下仍不得在京居住見任在京差遣人並放罷

講義曰此安石人言不足恤之遺患也夫祖宗所恃以立國者通下情伸士氣耳而忍戕賊其根乎當元符末年許人上書矣未及一年則籍元符上書班名當崇寧五年因彗星而求直言矣未及一年則論崇寧五年上書人罪其迷國誤朝一至於此韓忠彦以一君子而對衆小人雖柔懦不能大有所為然觀其乞罷編類局使其志得行亦不至於召靖康之禍也

甲午鴻臚寺丞蔡攸賜進士出身為校書郎攸左僕

射京子也　甲辰魏漢津言禹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宫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黄鍾之律定矣黄鍾定餘律從而生焉今欲乞請聖人三指為法先鑄九鼎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絃裁管為一代之樂　二月臣僚上言章惇陰

懷異志內挾奥助其謀詭祕乃敢肆為同胞之説詔章惇王珪為臣不忠可别為一籍仍依元祐奸黨指揮施行　始用魏漢津之説鑄九鼎　三月辛丑大內火夏四月甲辰朔尚書省勘會黨人子弟不問有官無官並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闕下　熒惑犯壘壁陣　月犯房上相　五月己卯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京為守司空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嘉國公以撫定鄯廓推賞也　六月壬寅朔詔熙寧元豐功臣圖

形於顯謨閣　癸卯詔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庭

朱勝非曰陳瓘上疏言王安石塑像於學殿方至尊拜謁先聖本朝功臣坐視拜伏傲慢不恭自有天地以來庠序規制未有如此安石自崇寧間配享孔子列坐孟軻之次靖康初論其非自瓘始

甲辰詔元符末姦黨並通入元祐籍更不分三等應係籍姦黨已責降人並各依舊除今來入籍人數外餘並出籍今後臣僚更不得彈刻奏陳令學士院降詔元祐姦黨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司馬光文彦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彦曾布梁燾王巖叟蘇轍王存

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黃履張商英蔣之竒曾任待制已上官蘇軾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庭姚勔趙君錫馬默孔武仲孔文仲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彦若趙卨王欽臣孫升李周王汾韓川顧臨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民張問楊畏鄒浩陳次升謝文瓘岑象本周鼎徐勣路昌衡董敦逸上官均葉濤郭知章楊康國龔原朱紘葉祖洽朱師服餘

官秦觀黄庭堅晁補之張耒吳安詩歐陽棐劉唐老王
鞏呂希哲杜純張保源孔平湯馘司馬康宋保國隱畢
仲遊常安民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
格非陳瓘任伯雨張庭堅馬涓孫諤陳郛朱光裔蘇嘉
龔夬王回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尹材葉伸李茂直吳
處厚李積中商倚陳祐虞防李祉李深李之儀范正平
曹蓋楊綝蘇昞葛茂宗劉謂柴衮洪羽趙天佐李新衡
鈞兖公適馮百藥周誼孫琮范柔中鄧考甫王察趙峋

封覺民胡端修李傑李賁趙令時郭執中石芳金極高
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吳安遜周永徽高漸張夙鮮于
綽呂諒卿王貫朱紘吳朋梁安國王古蘇迥檀固何大
受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會紓高士育鄧中臣种師極韓
洽都貺秦希甫錢景祥周綽何大正呂彥祖梁寬沈千
曹興宗羅鼎臣劉勃王拯黃安期陳師錫于肇黃遷莫
俠正許堯輔楊朏胡良梅君俞寇宗顏張居李脩逢純
熙高遵恪黃才曹盥侯顧道林膚葛輝宋壽山王公彥

王交張溥許安修劉吉甫胡潛董祥楊環寶倪直孺蔣
津王守鄧允中梁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葉世英謝潛
陳唐劉經國扈允張恕陳并洪芻周鍔蕭剤趙越滕友
江洵方适許端卿李昭玘向絪陳察王正甫高茂華揚
彥章廖正一李夷行彭醇梁士能武臣張巽李備王獻
可胡田馬諗王履趙希夷任濬郭子旂錢盛趙希德王
長民李永王庭臣吉師雄李愚吳休復崔昌符潘滋高
世權李嘉亮王珫劉延肇姚雄李基內臣梁惟簡陳衍

張士良梁知新李倬譚扆竇鉞趙約黄卿從馮説曾肅蘇舜民楊偁梁踦陳恂張茂則張琳裴彦臣李偁閻守懃王紱李穆蔡克民王化基王道鄧世昌鄭居簡張祐王化臣為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故章惇　秋七月乙亥淮西提刑霍漢英言應天下蘇軾所撰碑刻乞並令一例除毁從之　癸未月犯建星　甲申月犯牽牛火星　戊戌太白犯積薪　八月壬寅朔太白犯積尸氣　歲犯亢距星　丙辰月食于室　九月丙戌月犯井

冬十月辛丑朔大雨雹　己酉詔翰林承旨張康國撰景鐘銘景鐘者魏漢津所鑄也　庚午命刑部尚書管師仁重修神宗皇帝玉牒及看詳哲宗皇帝玉牒十一月癸州教授葉夢得為議禮武選編修官蔡京責元祐人分三等定罪蓋夢得及張浚明所建也　月入太微垣　庚寅太白掩辰　丙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皇帝配

乙酉崇寧四年春正月丙申知樞密院事蔡卞為資政

殿大學士知河南府　閏二月歲犯鉤鈐　三月戊辰朔熒惑犯鉞　熒惑犯井矩星　熒惑入井　禮部言常州進士孫天與言伏覩諸路州縣學校春秋上丁釋奠自先聖文宣王至於十哲其餘古今宗公巨儒係享祀者計八十餘員並未預祭欲乞應諸學校每遇釋奠日就先聖殿西廊隨例祭祀從之　戊午蔡京言九鼎告成詔於中太一宫之南為九殿以奉安名曰九成宫中央曰帝鼐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方曰蒼鼎東

南曰風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　夏四月壬辰月犯亢距星　五月丙午月犯氐　漢天師三十代孫繼先賜號虛靖先生與免本户田產租徭尋召赴闕又詔信州龍虎山張氏自今相襲為山主傳授法籙者即度為道士仍賜紫衣師號著為令　秋七月丙辰月入畢　左僕射蔡京等奏伏奉聖旨京畿四面可置輔郡屏衛京師南以潁昌府為南輔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為東輔以鄭州為西輔以澶州為

北輔　八月癸酉月犯建星　庚辰太白犯罰　葉夢得為祠部員外郎夢得為編修官才六日蔡京亟薦之與同事四人者皆對夢得見上論自古帝王為治必先自治其心者始堯舉天下授之舜不過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才有邪正民情有休戚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陷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足求其功乎上異之京謂夢得曰公言得無意乎夢得曰

此夢得所學也　冬十月壬辰是日日有黒子　自七月雨至於是月　十二月丁巳是夕月犯輿鬼　戊寅月食於柳

丙戌崇寧五年春正月甲午朔彗出西方由奎貫胃昴至戌午没乙巳詔以星文變見避正殿損常膳中外臣僚等並許直言朝政闕失　又詔應元祐及元符末係籍人等可復仕籍許其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毁今後更不許以前事彈糾　太白晝見　月犯靈臺　太白

犯牽牛　戊申月入太微垣　二月甲子朔太白犯壘壁陣　甲戌太白犯泣星　趙挺之爲特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深覺蔡京之姦由是旬日之間凡京所爲者一切罷之　三月丙申詔昨爲星變許直言朝政闕失今日消伏可罷收接　月犯建星　巳未御集英殿賜合格進士蔡薿以下六百七十六人　夏四月右正言詹丕遠進對乞謹天戒上曰星譴可懼朕夙夜思格王所以正厥事之説龍驤豈能當天變丕遠未諭

上曰厩馬也一夕無病而卒或者便謂星變之致應天
止如是邪丕遠對此語欺甚不知陛下何從得之上作
色徐曰蔡京丕遠對蔡京大臣宜省愆引咎如此奏對
大非昌言讀奏至儉德之共也上曰慎乃儉德惟懷永
圖聖人垂訓明甚京只為作事無法於財用上未嘗以
不足告力引周官惟王不會之説此何意丕遠對此不
過欲悦陛下耳上曰悦之不以道不悦也　五月月入
氐　詔頒紀元歷　六月塡犯建星　左正言詹丕遠

對上曰聞近日中外有三不可之說謂法度不可變劉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罷丕遠對京之誤國陛下所知也上遽曰今日且不要他及只說國是斷合如何丕遠對國是非小事陛下當與挺之等議之　乙亥太史言月當食雲陰不見秋七月庚寅朔太史言日當食不食詔送祕書省　壬寅詔改明年元曰大觀　九月戊申月犯井距星　冬十月乙丑熒惑犯昴　歲犯斗　熒惑犯太陰　丁未月犯長垣　辛亥月入太微垣　十二

月戊午朔太史言日當食不食　詔劉逵懐姦徇私挾情害政可罷中書侍郎差知亳州自星變上罷蔡京復相趙挺之逵擢中書侍郎後數日星没稍悔更張之㬥翰林學士鄭居中獨知之遂請對首言今所建立皆學校禮樂以文致太平居養安濟等法以厚下恤民何所逆天而致譴怒上大以為然禮部侍郎劉正夫繼請對如居中言上遂外挺之逵而復向京於是逵罷踰百日挺之亦罷　流星出奎至天倉没有聲如裂帛

丁亥大觀元年春正月戊子大赦　己丑蔡京依前司
空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辛丑熒惑犯畢　己
巳月入太微垣　丙午歲犯填　御筆自今學生願兼
他經者聽　太白犯月星　三月庚寅太白犯天街
丁酉特進尚書右僕射趙挺之為觀文殿大學士佑神
觀使上意復向蔡京故挺之罷後五日卒贈司徒官給
葬事謚清憲　翰林學士鄭居中為同知樞密院事貴
妃怨陳乞罷之戊戌改授中太一宮使兼侍講　詔諸

士有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悌善内親為睦善外親為婣信於朋友為任仁於州里為恤知君臣之義為忠達義利之分為和一諸士有孝悌睦婣任恤忠和八行見於事狀著於鄉里者耆鄰保伍以行實申縣縣令佐審察延入縣學考驗不虛保明申州如令一諸八行孝悌忠和為上睦婣為中任恤為下士有全備八行保明如令不以時隨奏貢入大學免試為太學上舍司成以下引問考驗較定不誣申尚書省取旨釋褐命官優加擢

用　夏四月戊午太白入井　癸未熒惑犯鬼及積尸氣　五月戊戌月犯東咸　六月壬戌熒惑犯軒轅大星　月入氐　秋七月乙酉朔熒惑犯靈臺　祠部員外郎葉夢得為起居郎夢得在祠部久不遷蔡京既復相所立法度已甞罷者皆復行夢得召對論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陛下前日所建立者出於陛下乎出於大臣乎及其罷之又復從而復之亦出於陛下

乎出於大臣乎臣頃見陛下首嘗以治心為言正為是也今徒見一大臣進以為可作則法度從而立一大臣進以為不可作則法度從而廢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而不出於己者乎臣願秉今更張之後推用此道度其可復者復之可罷者罷之無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則天下治矣上喜後數日遂除起居郎　八月皇第九子構為檢校太尉定武軍節度使蜀國公　辛未乾寧軍言七月丁酉黄河清至乙巳復舊　甲戌月入畢

九月癸巳月犯壘壁陣　辛亥大享於明堂以神宗皇帝配　冬十月辛酉薊州地震　太白犯左執法巳巳大雨雹　乙亥月犯長垣　閏十月丙戌太白犯亢

臣寮上言伏見御史臺見勘公事上書人方軫輕詆尤甚其父通見任諸王府翊善詔方通先罷任令吏部與監當差遣蔡京之罷相也軫奏疏論京睥睨社稷内懷不道效王莽自立為司空效曹操自立為魏國公視祖宗神靈為無物玩陛下不啻若嬰兒專以紹述熙豐之

說為自媒之計上以不孝刼持人主下以謗訕詆誣恐嚇天下自古為臣之姦未有如京今日為甚若設九鼎鑄大錢置二衛興三舍建樂府又於國門外祭天地於两郊如此之類非徒無益又且於禮文經意無補凡妄作必持两說刼持人主一曰此三代之法也一曰熈豐遺意未及施行每有奏請盡乞作御筆指揮行出語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不施行則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

怨而後已是豈宗社之福乎陛下嗣服之初忠義之士明目張膽願見太平京欲鉗天下之口塞陛下之耳目方為邪䇿賊虐忠良奈何陛下以京為忠貫日月以忠臣義士為謗訕詆誣或黥配遠方或除名編置或不許齒仕籍以言得罪者萬人矣誰可為陛下言哉軫竟坐此編管嶺南　丙申太白入氐　丁未太白犯房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置符寶郎四員二員以內臣充掌禁中符寶之事二員以文臣充掌外庭符寶之事

八寳名鎮國神寳受命之寳天子之寳天子行寳天子信寳皇帝之寳皇帝行寳皇帝信寳　十二月乙酉太白犯熒惑　月入井

戊子大觀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寳於大慶殿大赦天下　是日御製宣和殿記其文實蔡京為之　甲寅太白犯歲　庚申蜀國公封廣平郡王　月犯井鉞

甲子月犯軒轅　吏部尚書余深知貢舉給事中蔡薿中書舍人霍端友同知貢舉　二月壬午朔熒惑犯歲

癸巳月入太微垣犯內屏　三月甲子中書舍人葉
夢得兼編修神宗官制六典　戊寅御垂拱殿賜貢士
成都王俁等十三人上舍及第釋褐　甲辰月入羽林
軍　五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己未月入氐　六月辛
卯熒惑犯天街　癸巳月犯壁壘陣　秋七月癸酉熒
惑犯司怪　丁丑太白犯亢　八月庚寅熒惑入井
冬十月丁丑朔太白晝見　庚辰歲犯壘壁陣　詔太
史局令巳下自今後若稍涉漏露應干乾象凌犯所主

休咎者其所聞並傳報漏洩之人不分首從並當行處斬仍許人陳告　十一月丁未朔太白晝見　辛酉月犯井　命有司行禮當追述三代之意適今之宜開元禮不足為法　趙霆嘗行河得龜兩首蔡京方以祥瑞事媚上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同知樞密院鄭居中言首豈宜有二人孰不驚異而京獨私主之意殆不可測上乃出龜棄金明池　壬申太白犯歲　十二月戊子月犯熒惑　癸卯流星出奎

己丑大觀三年春正月丁未兵部尚書薛昂知貢舉吏部侍郎慕容彦逢禮部侍郎李圖南給事中霍端友中書舍人俞㮚右諫議大夫蔡居厚侍御史劉安上符寶郎宇文粹中同知貢舉　熒惑犯井　二月丁丑韓忠彦復宣奉大夫儀國公致仕　己丑月犯内屏　丁酉中太一宫使奉寧軍節度使檢校司空提舉龍德宫童貫為檢校司徒鎮洮軍節度使貫辭不受

講義曰上之即位其始因修造華侈而斥内侍郝隨劉友端其後則以童貫監製器以朱勔領花綱其始

因擢之言察裴彥臣交通內外之迹以逐蔡京其後則以童貫而用蔡京以梁師成而用王黼則知人君之心未始有不善而小人蠱惑其心者其罪多矣一童貫也使之任製器之役猶可也蔡京乃使之領西師西事未畢而北事復起既命之使遼以覘其國適為遼人所覘又縱之通女真反為女真所侮甚至於方臘不能討命童貫以討之是一童貫可以任內修外攘之責矣夫宦官者腹心之患也夷狄者手足之患也宦官者根本之禍也夷狄者枝葉之禍也當時任伯雨之言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愚謂崇觀以來陰氣甚盛矣小人宦官夷狄同一氣類也此有所感則彼有所應必然之理也縱使當時無夷狄之禍亦有宦官之禍也夫

癸卯太白犯壁壘陣　月犯斗　乙丑御集英殿賜進

士賈安宅等及第出身同出身七百三十一人宦者梁師成與焉名在第一甲第十一　丙寅熒惑犯鬼　辛未太白犯歲　夏四月御筆禮以别尊卑明分守則器用之制設飾之文多寡之數等衰之節宜各隨其品秩分其貴賤以立制度　月犯五諸侯　癸巳御製七言詩一章八句賜賈安宅等　五月太白犯天陰　六月甲戌朔侍御史毛注言蔡京蔭補入仕素不知書嘗形簡牘以符寶為扶寶衆目為扶寶侍郎　丁丑太師尚

書左僕射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為太師中太一宮使其請給恩數並依見任宰相例先是石公弼言京之姦惡雖中外憤怨而畏京之威人莫敢言一犯其怒宗族莫保每託以紹述神考之政而京率意無所畏忌外則生事於四夷内則殫竭於民力託爵禄以廣私恩濫錫予以蠹經費趁毛注言京位極人臣爵無可加擅持威福震動中外四方多士惟知奔走宰相之門而不知君父之尊知徇流俗之習而不知法令之可畏文昌舊省

一毀而盡遠傷元豐之偉蹟近累陛下之述事謂忠於君可乎臨平新塔乃京私域之高原土木百出一境騷然上假朝廷之威力下便宰相之私計謂忠於君可乎
公弼又言京罷相以三師就第提舉修實録於京計則得也為朝廷之謀則未然京援引小人邪枉盈庭奔競無恥附下罔上習以成風豈可謂正百官也輕名器以招權厚廩禄以姑息内耗國計外侵民財帑藏空虛人心嗟怨豈可謂安百姓也欲為已功生事夷狄黔南

之舉夷夏蕭然邊陲彫殘民不堪命豈可謂鎮撫四夷也　庚辰月犯平道　辛巳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太學生張朝老上書曰陛下即位凡五命相矣有若韓忠彥之庸懦有若曾布之贓汙有若趙挺之之惷愚有若蔡京之跋扈人主止論一相陛下除相如此天下何賴焉比復相何執中是猶以蚊負山不過援引契舊鄉閭之人布之清列而已至如蔡京盜陛下之恩賞以植私黨以結人心執中必不敢爾顧其才術不

足以有為然成命已頒不可復汗而右揆尚闕猶可擇人也又言臣觀考蔡京之所為合而言之則其事止於十有四誣上帝罔君父結奥援輕爵禄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喜導諛鉗臺諫熾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務遠略散而言之其事數十萬言願詔有司給筆札使臣得盡其胷中之所言寫天下是非之事以告陛下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壬辰太白入井　秋七月熒惑犯左執法　庚戌月犯房　八月癸未劉安上為右諫議

大夫　甲午月犯井　冬十月甲午月犯次將　乙未月犯謁者　十一月太常寺言被旨天文筭學合奉安先師并配享從祀臣等稽之載籍合之典禮宜尊黄帝為先師而以其當時之臣風后力牧大鴻大撓隸首容成車區常儀為配享又以後世精於數術者商巫咸周箕子周商高周榮方晉史蘇秦卜徒父已上七十人擬從祀　壬子尚書省言甘露降左右丞廳并柳竹凡百三十本　是歲江淮大旱自六月不雨至於十月

庚寅大觀四年春正月庚子朔中丞吳執中言邇來諸路以八行貢者臣謂所貴乎士者為其能學知先王之道其為行不悖於義而已以親病而割股閭里小民時有能者官有給賜憫恤其愚有愛親之心而至於毀傷支體用是以恤之士而為此是不知孝之道矣然頂刺血非聖人之教常誦佛書豈儒者之事哉救其兄之溺恤其女之貧皆不足以為異伏願下之太學俾長貳博士考以道義別白是非澄去冒濫從之　丁未月犯天

街　二月庚午朔禁然頂煉臂刺血斷指者　辛未新知杭州張商英入對上語及蔡京亂紀綱事商英曰京自來專恣無所忌憚批狀便是條貫入狀請寶便是聖旨安得不亂商英言祖宗以來擢用臺諫官或出自宸衷或採於公次或下禁從各舉所知號為不次用人然自州縣選人召對者不過三四人而已曾未見近歲多士拔擢之驟也由庠序不數月作六察由六察不數月作殿中侍御史又不數月作侍御史作中丞作諫議作

給舍作執政問之以政事則不知也問之以古今則不知也問之以邊防則不知也問之以錢穀則不知也安得有限之名器而待無窮之進取哉　辛巳太白犯歲

己丑張商英為中書侍郎　辛卯月犯斗　三月陳正彚者瓘子也先是瓘居明州遣正彚以事如錢塘正彚素聞其父言蔡京姦邪將不利於社稷且聞京嘗有傾搖東宮意及是又聞蔡京盛稱京後當獲福非常亟詣杭州告謀反有端事連陳師錫時蔡嶷帥杭遂執正

彙送京師下詔獄璀自明州赴逮吏脅璀使承教正彙妄訴璀語吏曰正彙安能知京反謀璀實知之願得筆札悉以聞吏恐懼不敢與正彙坐所告失實竄海島璀安置通州師錫亦貶郴州寍但勒停云　甲寅月犯亢

四月太白犯井鉞　庚辰太白犯井辛巳入井　五月甲辰熒惑犯歲　秘書監何志同奏慶歷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秘藏敘次為籍名之曰崇文總目其書之總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今一館所藏善否相揉號為全

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脱簡斷編亡散闕逸之數亦如之宜及今有所搜採視慶歷舊録及總目之外别有異書並許借傳從之　詔改立詞學兼茂科　乙卯彗出奎婁間　甲子詔蔡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言章屢上難以屈法制曰宜褫師臣之秩俾參宫保之官　京西轉運使張杲言蔡州諸縣有瑞麥一莖兩岐至七八岐者凡十畝具圖十二本以聞　六月戊辰朔通議大夫申國公章惇追復特進　熒惑犯

月星　乙亥月犯進賢　癸未歲犯天陰　庚寅大史局言彗星全消　秋七月戊申月犯斗　戊午月犯歲　辛酉熒惑入井　八月甲戌月犯天江　閏八月丙午塡犯泣　丙辰熒惑犯鬼又犯積尸氣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張商英表上袁州瑞禾圖　冬十月戊戌太白晝見　戊午太白犯氐　十一月丁卯祀昊天上帝於圜壇以太祖配大赦天下改明年元曰政和　戊寅右僕射張商英表顧編集熙寧元豐政事號曰皇

宋政典若陛下增光潤色之事率以類貫其篇所定篇目凡十七曰原廟官制新省差除三舍導洛斷例回河保甲將兵免役青苗吏祿守具禮樂營造糴便茶馬

是日詔通州安置人陳瓘與自便　月犯五諸侯

辛卯政和元年春正月壬午吏部侍郎姚祐知貢舉中書舍人宇文粹中禮部侍郎潘兖同知貢舉　癸巳詔明州取陳瓘尊堯集送編修政典局從張商英建請也

二月辛丑太白犯鎮　癸卯老人星見　乙卯月犯

斗　三月癸亥朔御製御書政和新修五禮序議禮局請刻石於太常寺許之

講義曰漢官名禮樂之正不見於高文而見於成哀之世唐明堂之制不見於太宗而見於武后之時人非復古之人治非復古之治徒以竊虛名飾美觀耳

夏四月丁酉日左右有青赤珥　五月壬戌朔內降劄子往歲圖利之臣妄興議論創行鼓鑄當十錢遂致奸猾之民所在盜鑄濫錢益多今朝廷內外府庫無慮千萬緡議者或謂折閲數多有虧邦計朕念為民父母

儻可以救弊便安元元府庫之損又何愛焉可自今應公私當十錢並改作當三　是月蔡州獻瑞麥一莖兩岐或三五岐至八九岐近約十畝遠或連野　再下通州取陳瓘尊堯集送編修政典局　六月己酉月入羽林軍　秋七月丁亥祕書監詳定九域圖志何志同等欲乞申命有司參酌舊制量戶口多寡之數以為諸縣升降之法使縣之名第常與戶版相應不惟有以示太平生齒之富而煩簡劇易按籍可考詔可　八月詔增

崇王仙聖母顯號行册禮　乙未太子少師致仕蔡京為太子太師依舊致仕　丙申月犯心　己亥老人星見　丁巳詔張商英罷尚書右僕射除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　九月詔陳瓘送台州羈管　辛亥知鄧州張商英衡州安置　十二月乙未太白犯鎮　乙巳臣僚上言舊係黨籍人陳瓘所撰尊堯集十卷大綱取日録中書解釋成文按瓘身非史官名在謫籍輒以私意偏見去取日歷撰成文集竊恐假真雜偽變易是非異時

更相傳習眩惑羣聽實非細事乞下瓘家取索藁本一切焚毀

瓘嘗自序云呂惠卿既與王安石反目乃進安石二手簡又進目録四卷俱鋪陳執政以後歸美之迹自明其忠安石由是重得罪安石所著八十卷乃效惠卿四卷為之也瓘謂安石此書詆訕宗廟誣薄神考蓋在鍾山懟上熱中之時崇寧中瓘貶廉州乃著合浦尊堯集其後蒙宥北歸謂劉安世曰瓘昨在諫省嘗以王安石比於伊尹伊尹未嘗詆湯胡可比也又嘗以安石為神考之師神考堯舜也用安石亦止九載何嘗終以其人為是乎瓘之前言可謂過矣於是復著四明尊堯之書以自明改過之心會右僕射張商英請編皇宋政典書旨下瓘取索尊堯集瓘以此書之語大違國是不敢先達外廷乃具表繳申政典

局乞進入於御前開折已而商英罷黜左僕射何執中請治尊堯罪瓘坐台州羈管盖辟雍初成之日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安石坐像而瓘於尊堯集序表之中嘗論及之以故執中銜瓘又起遷人石悈知台州瓘前以上書會布謫海陵蔡薿為長書遺瓘云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詞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明年薿以對策魁多士所陳時務頓異前書於是愧悔欲殺瓘以滅口密賛蔡京之黨出力尤甚瓘意悈必當受薿風旨且將因事搜檢其家并取薿書乃預為封事具陳所以得罪於蔡薿何執中者繳連謝表封緘於篋題以臣瓘謹封未幾悈果遣兵官突至所居大索行李攝瓘至州悈垂簾列五木如制勘狀瓘遽問曰今日之事被旨耶悈曰有尚書省劄子卷簾出示之瓘曰然則取瓘尊堯集耳追瓘何為因曰君知尊堯可以立名乎盖以神考為堯而以主上為舜助舜尊堯何謂

詆誣何丞相學術淺陋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為人所刼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以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以瓘語申朝廷瓘將顯就誅戮不必以刑獄相怖械屢揖瓘退尋語人曰不敢引其説尚爾良可畏也械始發瓘篋得其所上封事見其封題有臣名不敢開視遂具以聞何執中蔡嶷果大怒尋罷械台州

遼主天祚賞刑僭差虐用其下視諸蕃屬國如奴隸大海出名鷹自海東而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遼人酷愛之必求之女真至天祚責海東青生金大珠之貢尤苛女真不勝其擾於是諸部皆潛附阿固達謀舉兵

以拒遼人

壬辰政和二年春正月丙寅翰林學士蔡薿知貢舉吏部侍郎慕容彥逄給事中宇文粹中起居舍人張㟨並同知貢舉　二月戊子朔詔太子太師致仕蔡京兩居上宰輔政八年首建紹述勤勞百為可特復太師仍舊楚國公致仕於在京賜第居住　河南府奏新安縣萬歲蟾蜍背生芝草　三月歲星犯司怪　巳卯御集英殿賜莫儔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凡七百一十五人　六

月丙戌朔御筆手詔自今三省密院省臺寺監與百執事官非爾所職勿行非爾所責勿言毋利以口脅動敢不遵承以違御筆論

講義曰祖宗紀綱之所寄大略有四大臣總之給舍正之臺諫察內監司察外自崇觀姧臣創為御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為者皆請御筆行之而姧臣之所自為者又明告天下違者以違御筆論於是違紀綱為無罪違御筆為有刑臺諫不得言給舍不得繳監司不得問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中出此言真為萬世法

辛亥熒惑入井　乙卯白虹貫日　秋七月乙丑熒

惑犯太白　歲星犯積薪　己酉老人星見　九月乙卯朔流星出斗西南方有尾跡照地　丙辰知定州梁子野奏管下有嘉禾合穗計六尺三寸生為一穗　十月戊子蘇轍卒　壬寅日左右有青赤珥　御史中丞俞㮚言今日士風有觀望茍合之弊有頹靡不振之弊有阿黨之弊有誕謾之弊有巧言譖愬之弊有奔競請託之弊凡此六弊皆起於好進葦好進之心禮義廉恥為本　臣僚上言梁子野上表進嘉禾內二科一穗以

膠黏紙纒前日李譓之黠未踰時也而子野無所戒懼

如此詔本州官吏並令本路提刑司取勘

政和二年李譓進蟾芝上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以盆中漬之一夕而解竹釘故楮皆見於是責譓欺罔散官安置焉

十一月甲戌太白犯天江

癸巳政和三年春正月甲寅朔兵部尚書俞㮚知貢舉

給事中宇文粹中中書舍人張璪同知貢舉　乙亥熒

惑犯太微垣内屏　二月詔太陽自午時後上有戴氣

下有氣承戴並現乃為祥應送祕書省　丙午王雱特封臨川伯從祀廟庭　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太史局奏太陽當食至未時七刻日體圓明全不虧食　壬戌月犯長垣　癸酉御崇政殿賜貢士陳公輔等十九人上舍及第釋褐　戊寅歲星犯積薪輿鬼　夏四月壬午朔詣玉清和陽宮行奉安禮太師蔡京為禮儀使皇帝行禮有祥雲回旋觀者莫不稱慶　丙申流星出心向西南方有尾迹照地　閏四月壬戌歲星犯鬼　乙

丑熒惑犯太微垣右執法　五月庚辰朔夏至時北郊有司攝事於舊方丘有黑氣長數丈出自齋宮行一里許入壇壝繞祭所皆傍人穿燈燭而過又及壇上禮將畢因忽不見　丁酉月犯壁壘陣　庚子大盈倉火

六月太白入太微垣犯左執法　八月辛未太師楚國公蔡京等言伏覩大晟府以雅樂中聲播於燕樂舊闕徵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樂並已增入五聲八音於是始備按試克諧頒降天下上表稱賀　冬十月劉

愜言今月四日宰執赴學按試兩學生所習大晟雅樂至第二章曲未終有仙鶴四自南來盤旋飛舞宮架之上徘徊欲下衆人歡呼遂由表北而去乞宣付史館從之

國是論曰紹聖之初奸臣復持王氏之説祖禹將去朝廷上疏論日食因曰臣恐邪臣欲寛聖慮或云日蝕自有定數又云天道遠而難知此乃小人誤國之言謹勿聽也自紹聖至政宣奸臣誤朝之論盡本安石而天命不足畏之流禍尤酷災異不言而祥瑞轍書甚者臘月之雷指為瑞雷三月之雪指為瑞雪拜表稱賀作詩詠賛其視天變曾不若童稚之可侮痛哉陳瓘論蔡京之惡曰不畏上天原其情也

庚戌手詔朕荷天顧諟錫以元圭將來冬祀可搢大圭執元圭庶格上天之心以敷佑於下民　提舉荊湖南路茶鹽事范之才奏體訪得蘄州羅田縣山溪中有大鼎數年前嘗見兩耳其穴中可過七八歲小兒愚民遂塞以土今其耳猶發露詔令宋喬年躬親前去措置開取　十一月大雨雪連十餘日不止都城雪平地八尺幾丈飛鳥多死九街氷滑人馬不能行　十二月河南尹蔡安持部送道士僧耆命官學生赴闕恭請皇帝

登封中嶽甲戌御崇政殿引見面賜不允詔書

甲午政和四年春正月甲辰兖州命官學生道釋耆老及至聖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若谷等詣闕進表請皇帝行登封之禮拜表引見並如河南府已得指揮　二月庚戌月犯昴　丁巳御崇政殿賜貢士張綱等十七人上舍及第釋褐　鄆濮二州命官學生道釋耆老等八千六百餘人並詣闕進表請車駕登封太山自是開德興仁潁昌府鄭州廣濟軍並許詣闕進表詔止令逓

表以聞優詔不允　三月辛卯詔皇長子可以來春出閣立為皇太子　夏四月尚書省言甘露降刑部侍郎及都官中郎廳　提舉延福宮所奏竹生紫花黃蘂壯丹雙頭數朶　蔡攸言祕閣槐枝連理　五月丙戌始祭地於方澤以太祖配　癸巳翰林學士王黼為户部尚書　御史中丞蔣猷言祖宗時未嘗有内臣建節者昨童貫首隳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上曰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猷曰事塞其源則人無觖望若使攀緣

展轉人人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為常矣上曰官爵得之易則名器卑誠如卿言當為卿杜來者因詔三省御史臺常遵守彈劾　八月癸卯朔太師蔡京言蒙賜瑞瓜雙蓮雙花瑞穀上表稱賀乞付祕書省從之　詔應奉御筆者只作御筆行下餘並稱聖旨　詔知湖州章援特除名勒停援父惇追贈觀文殿大學士援表謝其言多文飾故有是命　御筆昨日有鶴三萬餘隻盤旋雲霄之上尚書省言今月二十日有鶴約數萬

隻蔽空飛鳴自東北由大內前往西南而去詔許拜表稱賀　建州言建安等縣竹枝生花結成稻米民間採取食用及搬入城市糶貨所收約數十萬石詔許拜表稱賀仍令貢百石上京　己巳歲星入太微垣　九月甲戌詔改宣德郎為宣教郎　冬十月辛酉歲星犯左執法　十二月乙卯太白入羽林軍　相州野蠶成繭

是歲阿固達遂叛用尼堪烏舍等為謀主尼楚赫伊立羅索棟摩等為帥攻破寧江州蕭奉先弟嗣先兵潰

數月間盡為女真攻陷所過千里蕭然丁壯斬戮無遺
應遼東界熟戶女真阿固達皆降之為用蕭奉先懼其
弟嗣先獲罪妄云潰兵懼誅所至刼掠若不一赦將為
腹心患天祚從之自是出征之兵皆曰戰則有死而無
功退則有生而無罪由是士無鬬志遇敵輒奔
乙未政和五年春正月乙亥熒惑犯亢　丁丑歲星犯
左執法　壬辰月犯心　二月壬寅太常寺奏兖州鄒
縣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　丁未

定　桓言蒙聖恩立為皇太子乞專宮官吏不必備置諸司庶局皆令兼攝至於冗卒亦乞蠲除務從儉約清心省事專精問學仰稱君父教育之意從之　甲寅御大慶殿冊皇太子禮畢大赦天下　庚申老人星見辛酉歲星入太微垣　三月辛未朔太白晝見　御筆比覽元豐訓詔得故相韓琦文彥博至和嘉祐定策之勳功在社稷琦可封郡王彥博可除罪籍復舊官　丙戌月犯房　癸巳御集英殿賜合格進士何㮚以下并

宗子公惠等及第出身文學總六百九十二人褚詠不對所問其言狂妄令開封府押歸本貫密州　夏四月癸卯詔天下一萬户以上為望七千户以上為緊五千户以上為上三千户以上為中不滿三千户為中下一千五百户以下為下從户部員外沈鏻奏請也　庚戌詔秘書省殿以右文為名及集賢殿修撰為右文殿修撰　太白犯五諸侯　六月壬子天狗犯月　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乙亥升汝州為陸海軍路瓘言前知

汝州珍祥屢發上於御府者芝草五千餘本碼碯山子一百二十座絕色絲文并堪造器物又三千四百餘斤瑞穀瑞禾瑞萱甘露野蠶成繭其目不一故有是命

甲午武安軍奏信都縣范濟家黃牛生異獸牛首鹿身色白有牙爪遍體皆鱗而無毛多與圖史所載麒麟相類村民以水澆之祈雨因而致斃竊慮即是麒麟今畫到圖一本進呈詔遍牒諸路州軍今後如有生到似此之類異物仰如法收養不得亂有傷害　八月戊申詔

文彥博考其茂勲著在廟社除官爵巳復外可特賜謚曰忠烈　詔陳邦光差提舉洞霄宫池州居住先是邦光兼太子詹事會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宫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器蕩吾志邪命左右擊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含怒未發因是遂斥邦光　太史言火星行心星度不守不犯　甲寅是夜流星出柳宿急流至濁没赤黄色有尾跡照地占者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宫室之

象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　甲子蘄州奏蘄水縣界内徧地生芝草收採到一萬二千六百枝内一枝紫色九幹　乙丑熒惑犯天江　陳瓘自政和元年九月送台州羈管凡五年始降旨特叙承事郎許自便瓘初以宣德郎被謫而叙官乃得承事郎實鐫降也被命之後忽得州牒備坐省劄云奉御筆批叙復數内陳瓘合取旨與差遣又有省劄下通州令瓘具家狀陳乞差遣人皆賀瓘以為起廢有漸也瓘曰此廟堂欺君玩世之術耳

家狀雖當供而差遣其可乞耶彼謂吾不堪貧困而因兹乞憐爾乃報以家狀昨因削籍毀除無憑供具事果不行瓘既寓通州而開封尹盛章與石悈有私隙取窓吉下悈於獄編置通州揚言為瓘執仇瓘聞而歎曰此豈盛世之所宜有耶遂挈家至九江因卜居焉　九月丁卯朔御製宴延福宫承平殿記　冬十月蔡京奏蒙宣示紫芝二本一本九葉穿穀而生一本兩葉與豆相附乞宣付史館許百官拜表稱賀從之　武勝軍奏穰

縣生瑞穀安化等縣生芝草都計五萬本內有金芝一本紫芝一本詔送祕書省

朱勝非云政和間汝蘄等州貢芝草以萬計予每見邸報則疑之四年春予為京東學司行縣至密州界縣令尉監採芝草邀予往觀彌漫山谷皆芝菌也五色俱有或附木石或出平地有一本數十葉層疊高大衆色咸備者至郡見太守李文仲曰已採及三十萬本矣始知諸郡所貢未必不實但過多不可為瑞適為妖異耳

蔡京等以汝州碼碯生癹并芝草及諸州雙頭蓮連理木甘露降仙鶴集雙瓜雙頭芍藥牡丹凡五千三百種

有奇上表稱賀　交趾進奉白象　壬辰太白犯罰

是歲天祚下詔親征女眞女眞乘契丹未陣三面急擊之天祚親臨陣戰三合野皆横尸軍中望天祚御旗西南向即随之而潰天祚晝夜馳五百里退保長春州

丙申政和六年春閏正月癸卯月犯司怪　已酉歲星犯亢　雄州安撫和詵引契丹亡人李良嗣來朝良嗣燕人知契丹必亡歸漢力陳可取之計賜姓趙時和詵久以厚賂納結朔方豪儁士多歸之以收燕山圖來上

又中山守張杲高陽關安撫吳玠亦獻議燕雲可取

三月乙未朔知吉州程祈言州學生扶邦彦家收得異禽蓋鳳凰也及至乃知其狂妄劄付本州照會　四月

提舉上清寶籙宮蔡攸奏今月二日皇帝詣宮設千道

民大會有羽鶴來翔於始青天祥兩殿之間

蔡絛云重和元年赦文云云云其後宮官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為帝誥則莫不如志又為大會於寶籙宮既齋引羣臣士庶入殿聽林靈素講乘輿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坐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靈素徒辯給其所言無殊絶者時雜滑稽媟語上下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禮矣道士有俸而齋施動獲千萬每一宮觀

給田亦不下數百十頃皆外畜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鬢錦衣玉食者幾二萬人一會殆費數萬緡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之日得一飫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云

丙戌詔監司守臣不得以進獻為名貢花果海錯什物　六月癸亥朔詔賜宣教郎徐積謚曰節孝處士

禮部尚書白時中等奏令將崇寧貢舉法改修成御試貢士敕令格式總一百五十九卷乞冠以政和新修為名頒降詔從之　秋七月歲犯亢　校書郎譚世勣為司門員外郎蔡京得政久其子攸提舉修書館中諂事

者皆越次升擢世勣坐直舍繙書竟日泊如也宦者梁師成貴幸其黨有與世勣鄰居者數致師成意世勣謝絶之吏六年不遷　辛酉御筆走馬承受公事可改為廉訪使者　八月宗正少卿閭丘籲奏修纂玉牒屬籍太祖皇帝下以德惟從世令子伯師太宗皇帝下以元宗仲士不善汝魏王下以德承克叔之公彦各依昭穆分位增廣秩數　丁丑熒惑犯靈臺　庚寅提舉崇福宫种師道先是知懷德軍得召見訪以邊事師道曰先

為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策也童貫欲從內郡弓箭手以實邊而指為新邊所招之數上問師道何如師道曰臣恐勤遠之功未立而擾近之患先及矣　九月癸巳熒惑入太微垣　癸卯詔鼎閣奉安鼎

蔡絛曰方士王仔昔獻議九鼎宜內之九重上出御筆曰遷移神象大器可令疾速排辦魯公曰何不祥耶乃奏改曰定鼎初鑄九鼎皆以九州水土內鼎中及奉安於九成宮至北方曰寶鼎者上方焚香再拜而鼎忽漏其中水流溢於外魯公私怪之殊不樂其後終以北方致亂

庚戌太白犯斗　熒惑犯左執法　冬十月定鼎禮儀

使蔡京奏十三日先定鼎於幄殿有鶴飛翔其上至十八日有白雲排列如卧在鼎上凝然不散十九日奉安之際有雲五色見於日旁又據太史局申日月俱有青赤黄珥伏乞宣付史館　甲申詔誠感殿長生大帝君神像可遷附天章閣西位鼎閣奉安

蔡絛史補王老志死政和六年又有王仔昔出賜號通妙先生時又踵祥符故事下詔上玉皇后土號合儒者説曰昊天玉皇上帝后土皇地祇率百官上册於玉清陽和宫焉二王先生語多在後仔昔死政和七年時有林靈素温州人也少從浮屠學以無行為所在貶逐久之去為道士左街道録徐知常引之以

附會諸閣又以神霄玉清王者上舊所誦大洞經中語也始曰神霄玉清王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既下降於世乃以其弟主東方青華帝君領神霄之治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故青華君亦曰判府天尊而靈素乃其府仙卿曰褚惠亦下降佐帝君之治又目一時大臣要人皆仙府卿吏若魯公曰左元仙伯鄭居中劉正夫等若童貫諸巨閹率有名位王黼時為内相乃曰文華吏盛章王革時迭為天府乃曰仙獄吏伯氏時主進奉乃曰園苑寶華吏又謂上寵姬劉氏曰九華玉真安妃也天子心獨喜其事乃賜號通真先生初劉虞二王先生皆為上所禮然有神怪事蓋出自方士也及靈素至乃以其事歸之於上而曰以獨佐之而已每自號小吏佐治故上下莫可攻其非者然靈素實無術徒敢大言是時上與道教將十年獨思未有一厭服羣下者數以語近倖於是神降事起矣

十一月庚寅朔太白犯壁壘陣　太師蔡京等言伏見六十二處並降甘露二十處木並皆連理四處牡丹並皆駢生一萼二處生芝草二處芍藥雙頭二處祥雲見三處並現毫光祥煙鄆州有仙鶴約二百隻飛鳴梅州枯木再生枝乞許拜表稱賀詔依又言冀州黄河澄清

甲午詔帝鼒改為隆鼒正南彤鼎為明鼎西南阜鼎為順鼎正西晶鼎為蘊鼎西北魁鼎為健鼎正北寶鼎依舊東北牡鼎為和鼎正東蒼鼎為育鼎東南風鼎為

潔鼎鼎閣為圜象徽調之閣　已亥祀昊天上帝於圜壇以太祖皇帝配　十二月癸亥熒惑入氐　宣和殿學士盛章詳定九域圖志　製瑞鶴旗先是元符二年武夷君廟有仙鶴迎詔又政和二年延福宮燕輔臣有羣鶴自西北來盤旋於睿謨殿上又奏大晟樂而翔鶴屢至因詔加此旗　是歲微行始出

丁酉政和七年春正月壬寅熒惑犯歲星　兩浙道士林靈素至京師二月御上清寶籙宮命通真先生林靈

素講道經及玉清神霄王降生記有翔鶴數十飛鳴久之　夏四月庚申御筆卿等表章册朕為教主道君皇帝只可教門章疏用不可令天下混用　六月都下大雨雹皆如拳或如一升器幾兩時而止　秋七月乙未熒惑犯天江　甲寅詔季秋大享明堂登歌並用道士　八月月犯牛　老人星見　十一月庚寅詔蔡京告老乞骸可五日一朝次赴都堂治事　初童貫附京以進既顯寖與京異京疾之及貫兼宣撫河北遂欲專北

事京愈不堪是歲貫又上其平燕策京一日留身奏曰貫徒有虛名爾伐國大事安危繫之陛下何以付貫上曰前日取青唐豈非貫之功京對曰崇寧下青唐初遣貫行但若監軍爾藉使臣當今日亦不能為之況伐敵國乎上意頗沮京即劾貫前後壞邊事章凡四上而上乃議下除司空令致仕而罷所領貫大懼因以其城西外圃與京西湖隣墻流水相接為名邀京子攸及絛脩同出城相見議分定界至遂為攸置酒厚甚以二犀帶

遺攸會攸力救觧之京議遂格京實剏起北伐事嘗曰北事只我了得他人為之必鑿脫及與貫爭權弗勝遽有敵國不可伐之言故上亦不信也或曰京未始有此言於上特其子絛假託以欺世云　甲辰冬至後一夕有大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十二月詔修神保觀神保觀者俗謂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飾作鬼神廵門催納土者乗輿亦微幸而觀之或謂蔡京曰

獻土納土非吉語也後數日有旨禁絶　政和後上巾裹及衣服獨喜同臣庶實欲為期門之事而苑囿皆效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又聚珍禽竒獸麋鹿鴐鶴禽鳥動數百千蹄隻實囿中宣和間都下每秋風夜静禽獸之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為不祥　前授宣德郎管勾太平觀陳瓘自江州移南康軍居住

戊戌重和元年春正月丁亥熒惑犯外屏　二月辛酉

先是詔造太極飛雲洞刼之鼎蒼壺祀天貯醇酒之鼎山嶽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地陰陽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靈光晃耀鍊神之鼎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至是奉安

朱勝非云崇寧三年用黥徒魏漢津言鑄九鼎至政和八年又用方士之說作神霄九鼎遂有十八鼎嗚呼黄帝鼎成昇仙夏禹以貢金鑄鼎事不見於詩書司馬遷好奇取他說載之史記而後世想慕不已此皆蔡京相業敢為怪誕如此

庚午遣武義大夫馬政同高藥師等使女眞講買馬舊

好　三月戊申御集英殿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七百八十三人詔嘉王楷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以第二人開封王昂為榜首　夏四月壬戌御筆韓琦弼亮三朝功在王室眷其後嗣宜有寵褒朝請大夫鴻臚純彦力學有文早登賢科揚歷中外靖共日著可特除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廣安軍草澤安堯臣上書曰天生北狄限以沙塞自適其俗不通中國者狄之常也今乃遣使乞憐非畏吾也盖

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釁陛下將啓燕雲之役異日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畜其鋭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臣又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由宦者專政此曹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請以誤國之大者借童貫而論之貫起自卑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賞罰不明兵氣委靡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共唱北伐

之議經營之久國用匱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居陛下苟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為此曹涸也劉貰謂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史臣亦謂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陛下何苦暱之

講義曰當天下太平之日無以娛悅人主聳動天下惟有恢拓一事耳故用事之久則必至於用兵生事蔡確欲固其寵則興靈武之師王珪患失其位則贊永洛之役章子厚之於湟鄯蔡京之於青唐洮河皆是謀也然皆求逞於西而未嘗開釁于北也貫攸何人哉敢以蚊負山耶然致靖康之禍不在於取燕而

在於不能取燕使契丹政令猶強社稷猶固我將伸宿憤勞累戰雖得燕薊而民怨財竭內潰外叛若此而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外位奪於內竄在夾山死在朝夕其國滅矣因時撥亂湯武之業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頗嚴將帥頗厲乘時以取全燕合漢唐之遺民何為不可然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滅於女眞崛起之兵我以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之將遂藉女眞納賂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郡之空城耳是全燕之地吾不能取彼能取之吾既不能取吾又從而取之此彼之邀索所以無巳也故靖康之禍不在於取燕而在於取燕之非人得燕之無道而不能取燕也

辛亥太白犯權星　八月丙辰月犯房　阿固達稱

皇帝改元天輔以其國產金故國號大金即遣使詣天

祚議和所求凡十事天祚付南北面大臣議蕭奉先等喜以為自此無患矣請許之　九月庚辰朔流星自斗魁向東南有尾迹照地　是月掖庭大火　閏九月癸亥熒惑犯進賢　冬十月巳卯朔太白晝見　十一月御筆比緣大臣建議恢復燕雲故地安堯臣遠方書生能陳歷代興衰之迹臣僚咸謂毁薄時政首沮大事乞重行竄殛朕以承平日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議加爵賞堯臣許用安惇遺表恩澤令吏部先次補承務郎

壬申太白犯天江

己亥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者稱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冠無徽又以寺為宮院為觀尋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明年詔復舊　乙卯月犯填　二月癸未老人星見

三月安州孝感縣獲古鼎六蔡攸驗其欵識有云王伐虎方之年實始作器虎方盖西域也陛下屢問罪夏人此鼎歷歲三千一旦自發比漢汾脽所獲誠為超冠

詔許百官表賀　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皆不以聞明年五月上京破和議遂已後天祚雖復請盟阿固達皆不報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丙戌日有赤黄冠氣　五月乙亥歲星犯斗　大水高十餘丈犯都城

蔡條曰水未作前兩數日如傾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人家晨起拭牀榻睹若有大犬蹲其旁質明視之龍也其人大叫而倒遂為作坊兵士衆取而食之不敢奏都人皆圖畫傳玩其身僅六七尺若世所繪龍其鱗作蒼黑色然驢首而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一極長於其際始分兩歧焉有聲如牛攷諸傳記則

實龍矣後十餘日大水至又云既大雨龍降後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亘天犯紫宮北斗仰視星皆若隔絳紗初起時折裂有聲然後大發後數夕又作聲益大格格且久其發更猛而赤氣自西北數十百道其中又間以白黑二氣然赤氣尤多自西北俄及東北又延及東南其聲亦不絕迨曉而止後復大水條時切以謂與丙午及北齊末占同後事驗亦甚明

六月起居郎李綱奏積水暴集淹浸民居迫近都城誠大異也此誠陛下寅畏天戒轉詢衆謀之時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伏望特詔在廷之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驅策施行詔都城外積水

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即非災異李綱所論不當罷起居郎　八月老人星見　上既遣使從海上與女真結約共圖契丹高麗一旦忽上奏以其王病求醫上命擇二良醫往館醫甚勤日久引醫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用兵遼人實兄弟國茍存之猶足為中國扞邊女真乃狼虎不可交也不得已願二醫悉紀布陣禦敵之狀告諸天子早為之備所以求醫者正懼泄則為小國之患矣事既聞上不樂命中使諭曰命汝為

醫乃敢預國家事乎　九月癸亥熒惑犯壘壁陣　十一月戊辰遣監察御史周武仲察訪淮南先是臣僚上言淮東大旱下戶流離康衢之間百錢賣一兒斗粟易一女父不能保子夫不能保妻而部使者安坐晷不介意而武仲有此命　大學生鄧肅進詩諷取東南花石坐屏出學押歸本貫肅南劒州人也　放林靈素歸溫州先是京城大水上遣靈素禳之不驗靈素又嘗衝太子節不避太子擊之訴於上上遂厭之乃逐去　十二

月癸酉朔刑部尚書宇文粹中進對如放欠負一事自來朝廷黃紙放監司白紙催之語上曰白紙催正做得抗敕待令覺察編置監司數人便可止絕令百姓受實惠　是歲正字曹輔編管郴州時車駕輕出朝士大夫寒心莫敢言者輔慨然上書奏上出示宰執令召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小臣敢論許大事輔曰臣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深曰如言敵兵起於軫下無乃太峻否少宰王黼曰有是事乎輔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

者相公當國獨不知耶魯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惡其侵已以聞上令與遠小監當既而編管郴州居郴六年兩遇恩沛王黼當國不得移命黼怡然不以介意

朱勝非云上皇自政和以來為微行每出乘肩輿並無呵衛前後數内臣導從而民間指目為小轎子置行幸局主供帳飲膳等局中人遇出即稱有排當次日不歸即傳旨稱瘡瘍不坐朝閤門等處日有探候聞有排當即知必出聞不坐朝即知不歸卒以為常始猶外人未盡知因蔡京草表云輕車小輦七賜臨幸邸報傳四方盡知之矣靖康初召黼為言官遷簽書樞密院次年卒於南都

庚子宣和二年春正月已酉月犯畢　二月壬申朔歲

星犯壘壁陣　乙亥遣趙良嗣王瓌使金國仍以買馬爲名其實約阿固達夾攻契丹取燕雲舊地夾攻之約蓋始乎此　辛巳老人星見　五月趙良嗣王瓌等至薊州會阿固達已出分師三路趨上京引良嗣觀攻城不旋踵而破　丁巳祀地於方澤　丁卯朱夢說坐上書論事編管池州　六月丁丑太白晝見　庚寅流星出氐入天市垣　秋七月辛亥月犯牛　九月己酉日有赤黄戴氣　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己卯太白

熒惑犯亢　睦州青溪縣有洞曰幇源羣不逞往往囊槖其間方臘者因以妖術誘之兇黨稍集是月丙子殺里正縱火大掠從之者幾萬人　十一月戊戌朔方臘僭改元永樂以其月為正月　己亥少傅太宰兼門下侍郎余深為鎮西軍節度使依前少傅知福州　癸卯詔侍御史陳堯臣論事不當語言狂妄送吏部與監當差遣　十二月辛卯月犯東咸

辛丑宣和三年春正月丁酉朔領樞密院事童貫為江

浙淮南等路宣撫使　戊申熒惑犯斗丙辰熒惑入斗

二月壬午月犯角　庚申御集英殿賜何㮚等及第

出身同出身六百三十一人　是春日有變忽青黯無

光其中汹汹而動若鉦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

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是時睦賊方作人多憂之

以謂禍難必未已也　夏四月盜起睦州中丞陳過庭

論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又劾論朱勔父子本刑餘

小人罪著贓盈皆宜正典刑以謝天下遂奪職知蘄州

未幾散州安置　王禀辛興宗楊惟忠生擒方臘於幫源山東北隅石澗中并其妻孥兄弟偽相侯王三十九人振旅赴杭州宣撫司方臘雖就擒而支黨散走浙東賊勢尚熾　是月汝州梁縣民邢喜家牛生麒麟　五月改睦州建德軍為嚴州遂安軍　丙午錫貢士聞喜宴於瓊林苑賜御製詩　月入氐　童貫奏生擒方十三等平蕩賊洞了畢上表稱賀　八月癸巳朔老人星見　巳亥太白犯勾鈐　丙辰方臘伏誅

壬寅宣和四年春正月壬申熒惑犯天街　二月辛丑太白犯壘壁陣　三月金人初以正月癸酉陷中京天祚奔夾山李處温謀立燕王淳淳於天祚為從叔號天錫皇帝遂廢天祚為湘陰王遼國自此分矣朝廷遂遣童貫勒兵十五萬巡邊仍以御筆三策付貫五月童貫駐軍雄州种師道屯白溝癸未我師敗於蘭溝上聞師道敗亦甚懼遂詔班師

講義曰世之言宣和之失者曰遼不可攻女真不可通燕不可取藥師不可任張覺不可納然皆非根本

之論也蓋在慶歷景德之時遼勢之方强故未有可乘之機至天祚失道内外俱叛而已有可取之釁則攻遼非失策也女真固不可遽通然以方張之勢斃垂盡之遼他日必與我為鄰則通女真亦未為失策也全燕之地我太祖百計而不能得太宗百戰而不能克取今也燕弱攻昧可以收漢晋之遺黎可以壯關河之大勢則燕亦在所當取也郭藥師以涿易來降則以燕人守燕亦可也平州乃燕之險張覺以平州來則撫之亦可也不知中國之見輕於夷狄乆矣女真初未知中國之虛實吾之使者泛海屡至而遂為其長所辱則既輕於始矣及議山後地尼堪猶曰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如此强大自郭藥師已降之後遼人垂滅之國亦足以覆官軍觀金人告馬擴之言曰劉延慶一夕而遁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則中國之見輕於敵非一事使當時不通女真不攻遼國不取燕山不任藥師不納張覺其能

保全金人不入寇乎蓋當時之患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女真而在中國小人用事自熈寧至宣和六十年奸倖之積熟矣星犯帝座禍敗在目前而不知寇入而不罷郊祀恐礙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冦迫而不撤綵山恐妨行樂是小人之為禍也童貫之使遼也遼人笑曰大宋豈乏人乃使內臣奉使耶女真將敗盟朝廷遣使者以童大王為辭尼堪笑曰汝家更有人可使否是宦官之為禍也數至燕而燕降至河北而河北之軍潰至河南而河南之戍散此兵將之為禍也置花石綱而兩浙之盜起科免夫錢而河北京東之盜起此盜賊之為禍也自古未有內無釁隙而外有敵國之禍者景德之兵慶歷之寇所以不能為深入之謀者以內無釁隙啟之也宣和之間在內之釁隙不一則女真固有所負而至耳縱使當時無女真之禍亦必有小人宦者兵將盜賊之禍矣

是嵗四月貫始出師白虹貫日出門而牙旗竿折至蔡攸再出師有少保節使與宣撫副使二認旗從後次日二認旗皆失之又出師連數夕有流星大若杯椀自紫微文昌出不一所或犯天津河鼓越天漢斗牛亦不一所皆向南奔曳光如匹練每夕數十流至夜半方漸踈十餘夕皆然蔡絛密白其父曰以此占懼如西晉象實令人憂疑京亦動色然太史皆不奏又方用兵雄州地大震雄之正寢忽玄武見龜大如錢朱蛇僅若筯貫

攸拜之藏以銀合置於真武廟明日俱死又馬生兩角長各三寸及四足皆出距方以為龍馬貫以進御獨上識而甚不樂也　秋七月戊辰月犯建　八月庚戌月犯填　九月丁巳朔詔宋昭上書狂妄除名勒停送廣南編管以為妄議朝政之戒昭書云蕃人之性不可以信義結滅一弱敵而與强敵為鄰恐非中國之福徒為女真之利耳且北敵雖夷狄然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渝也本朝與北敵通好百有餘年一旦

敗之女真能果信其不渝乎異日女真決先敗盟為中國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　乙丑契丹易州守髙鳳等以易州降契丹都管押常勝軍涿州留守郭藥師以涿州降　十一月丙辰朔流星出王良至紫微垣内上輔星有尾跡照地

癸酉月犯權星　十二月丙戌金人入燕蕭氏出奔童貫蔡攸再舉取燕不能下懼無功獲罪密遣王瓌由飛狐路禱金國主令圖之瓌見金國主具言貫攸兵巳

壓境不敢擅入乞如約夾攻金國主定議分三道進軍時馬擴隨軍行國主謂擴曰契丹疆土我得十九矣止燕京數州之地留與汝家我以大軍三面掩之令汝家俯拾猶不能取我初聞南軍到盧溝已有入燕者我心亦喜縱令汝家取之我亦將斂軍歸國近却聞劉延慶一夜燒營而遁何至此耶汝家似此喪師從來有何誅責擴云兵折將死將折兵死劉延慶敗雖貴亦誅阿固達云若不行法何以使人一兩日間到關汝觀我家用

兵有走者否是日入居庸關晡時到燕蕭后聞居庸失守夜率契丹蕭幹等車帳出城行未五十里金人遊騎已及城前軍已登城矣於是左企弓宰相等皆迎降金國主遣馬擴歸獻捷

癸卯宣和五年夏四月乙巳童貫等言四月十七日躬領大軍入燕山府撫定軍民布宣聖澤具表稱賀　五月甲寅太白犯鬼　己未御文德殿以收復燕山府雲中府兩路羣臣稱賀賜王黼玉帶　是月金國王阿固

達卒弟烏奇邁立　秋七月甲子月犯牛　八月辛巳朔太史言日當食不食　壬午歲星犯井　是月燕山府路轉運使吕頤浩落職降官頤浩嘗奏燕山一路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竭天下之智盡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必無以善其後又條上河北燕山路危急五事詔頤浩所奏意有包藏情不可貸御筆令頤浩赴宣撫司出頭供伏軍令狀　九月癸丑詔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知藥師及燕人終不改其左衽時人竊比

之禄山　己未熒惑犯司怪　冬十月乙酉雨水冰

十一月丙寅幸王黼賜第觀芝草

史臣曰王黼專結梁師成既爲相蒙賜大第於城西開便門與師成宅對街以相往來及燕告功黼益得意乃妄託言家之屏風生玉芝上爲臨幸賂黼之堂閣張設寶玩山石侔擬宫禁喟然嘆曰此不快活耶若太師居處冀壞坑耳太師謂蔡京也時上既幸黼第又設便門過師成復來黼家駐蹕因大醉黼自傳旨支賜命放散侍從百官於是禁衛諸班直争願見上始謝恩不肯散因大詢詢師成與譚稹乃扶持上而出面諭之上醉不得語矣復入夜漏十五刻乃開過龍德宫複道小墻謂鹿寨門者以還内宫者十餘人執兵接之而去三衙衛士無一人得入者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生變翌日猶不御殿殆

半日人心始安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庚午太白犯房　十二月巳巳月入氐　是月京師地震

甲辰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上元節御樓觀燈簾幕重密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黒色布衣若僧寺童行狀以手指簾謂上曰汝有何神而敢破壊吾教吾今語汝報將至矣上怒甚命中使傳旨治之於是箠掠亂下又加炮烙詈不語亦無痛楚狀因又斷其足筋俄施刀

臠肉血狼籍上大不怡為罷一夕之懽至暮終不得為何人付獄盡之　巳巳月入氐　是月京師地震　二月辛丑承事郎楚州居住陳瓘卒

史臣曰范純仁晚年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蓄人才可為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宣和末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亦嘗因瓘病使人勉瓘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將用也瓘通易數自謂與邵雍之數合至如國家中興之事往往嘗預言之其彈蔡京之疏云絶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驗其言於今也悲夫

閏三月庚辰熒惑犯五諸侯　庚子御集英殿策試

進士　夏四月癸丑賜沈晦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凡八百五人　六月辛酉月犯壘壁陣　八月乙巳朔金人怨朝廷納張瑴遂攻蔚州絶山後交割意　九月丙戌楊時為校書郎及對力陳儆戒之言上首肯之曰卿所陳皆堯舜之道宜在經筵朝夕輔朕即除邇英殿說書

庚寅手詔以金芝産於艮嶽萬壽峯宜改名壽嶽

朱勝非云上皇於宮城東北起景龍門複道通禁中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民市行鋪夾道以居縱慱群飲至上元後罷謂之先賞又於次東建寶籙宮宮後累石為山以其在艮方也

號艮嶽又改稱壽嶽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深高千巖萬壑麋鹿成群樓觀臺殿不可勝計最後朱勔於太湖取巨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毁堰拆閘數月方至京師賜號昭功專慶神運石是年初得燕地故也勔緣此授節度使靖康元年冬虜騎再犯闕圍閉日久折屋為薪鑿石為砲代竹為笓籬惟大石基址存焉

丁亥月犯畢　十一月丙子太白晝見　十二月癸亥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五日一赴朝請至都堂治事

是歲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朱氏子其妻忽生髭其人

可四十餘髭髯長僅六七寸踈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度為女道士

乙巳宣和七年春正月辛丑故遼國主天祚為金人所擒削封海濵王後踰年而卒　六月戊午劉安世卒

呂本中雜說崇寧間蔡京每謂人如劉安世使擣碓磨磨亦只說元祐是也京執政久亦時有長者之言嘗有乞將元祐臣僚編置遠惡州郡者京曰元祐人本無大罪止是不合改先帝法度耳

八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負擔至宣德門下忽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而言曰汝壞吾社稷矣太祖皇帝

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得下開封獄一夕已省則不知向所云為者時於獄中盡之　九月壬辰熒惑犯鬼　是日金人以天祚成禽遣李孝和王永福來告慶詔宇文虛中高世則館之其實敵將舉兵以覘我也　秋有狐由艮嶽直入中禁據御榻而坐詔毀狐王廟　冬十月辛丑土星入太微垣　戊子有流星尾跡照地如盞口大　十二月金人陷薊州接伴賀正使傅察為所殺先是金人未渝盟朝廷以故事遣察

迓使人於薊州玉田縣韓城鎮察至界上敵愆期不至斡里雅布擁大兵遽入寇遂執察等責令投拜蔣璽以下羅拜臣服察獨不屈敵以兵脅之察亦不顧金帥曰我以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弔伐察曰主上明若日月四海拱戴胡欲敗盟以此為兵端耳然自古之戰以曲直為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送死哉我有死而已膝不可屈也金帥大怒察死之　己巳童貫遁歸京師初貫得越茹牒計無所出託以赴闕稟議請太原帥張孝純

諭意孝純愕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捂今去人心揺是將河東與賊河東失河北亦豈能保耶願少留共國報國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便能拔也貫怒目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必欲留貫置帥何為此行至京當即以兵來援孝純撫掌歎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重及臨事乃畏怯如此不思身為大臣當以死排難止欲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下士乎貫不聽翌日行用九日至京師　郭藥師以燕山叛執安

撫蔡靖運使吕頤浩副使李與權提舉官沈琯等金人既欲犯盟自秋冬探報甚密然中外多不知也蔡靖亦密奏凡百七十餘章至言朝廷若以為不實則乞早賜重行編置然終不報十一月斡里雅布之軍壞燕山府盐場斡里雅布至燕山郭藥師率軍官郊迎之

初蔡攸從中力主藥師每以為忠信無比故終不為之備於内地畧無防禦亦屢有人告變又沿邊巡檢楊雍者得其通金人書繳上之皆不省初靖揣藥師常勝軍之情故常勉藥師以忠義及知金人黠集將寒盟屢奏皆不報無如之何故因其出師餞於野對其大軍設案望闕焚香拜舞始語藥師曰對諸軍

在此今日之事相公豈可負趙皇恩耶願勉旃藥師亦領畧然無益也是月壬寅詹度猶奏郭藥師瞻視不常趣向懷異蜂目鳥喙怙寵恃功兼常勝軍暴掠燕子女攘奪民舍藥師縱之不復彈壓詔梁汴盧宗原體究而藥師已叛矣藥師既叛報至京師上左右不欲人聞知乃共匿其報但曰藥師被圍矣

金人南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與之戰戰未決漢兒開門獻於金人既至武州漢兒以為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遂陷代州　已酉知中山府詹度奏金人分道入冦是日連三奏至京師朝廷失色　尼雅滿

引兵圍太原知朔寧府孫翊來救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於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爾乃復引戰數日五兵皆盡為金人所殺　月入太微垣　庚申上禪位於皇太子手詔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軍國庶務一聽裁决予當以道君號退居舊宮丙寅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是歲十一月祀南郊禮畢降壇而得邊報及上還御郊宮之端誠殿時天未明百辟皆賀忽有鴟

正鳴於殿屋之上與贊拜之聲幾若相應和異常聞者駭之時已報金人寒盟　元豐之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廟登遐至元符末又數見而哲宗厭代自大觀間漸晝見政和已後遂大作形廣丈餘狀髣髴如龜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後習為常宣和末寖少出而亂遂作此為黑眚宣和二三年春夏之際洛陽府畿間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始夜則出掠小兒傷食之後雖白晝因忽

在人家有力者夜必聚執槍棒而為之衛如是二歲乃息甫三年則北征事起此亦黑眚也

宋史全文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敫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史全文卷十四

宋徽宗

庚辰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夜漏未盡宰臣執政會門下省黎明詣内東門宣召入會通門至福寧殿皇太后曰大行皇帝無子天下事須早定惇厲聲曰在禮律當立同母弟簡王皇太后曰神宗皇帝諸子申王雖長縁有目疾次即端王當立惇又曰論長幼則申王為長論禮

律則簡王當立皇太后曰俱是神宗之子豈容如此分別於次端王當立徽宗乃即皇帝位詔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詔大行皇帝皇后號元符皇后　二月吏部侍郎徐鐸知貢舉給事中趙挺之寶文閣待制何執中起居郎吳伯舉同知貢舉　知開封府吳居厚因奏對言陛下即政之初京師有妄議朝政者當行止絶乞增置邏者上曰及朕躬否居厚曰雖不敢指斥然傳播朝廷陞黜將大有更張其語不根上曰如及朕躬容朕修

省居厚慙謝而退　曾布因言青唐之事全是章惇力主此議紹聖以來措置邊事無不如意臨了作此一事至今狼狽了當不得　壬寅大行皇帝殯于福寧殿之西指甲辰太后曰皇帝年長聖明本不須同聽政但以再三不得已從所請比俟殿殯便欲退處今至祔廟亦黽勉也先丞相最被遇真皇先一年薨不及策立仁宗相公等必知先丞相事業舊嘗見父言慈聖盛德然還政亦差遲至今記得此語以此不遑自安如此庶幾不

違父教不辱先相門風又俗諺云彼殺不如自殺不成更待他時教他人有言語後還政何如先自處置為善衆皆稱頌　己酉知南安軍邢恕為龍圖閣待制知定州　詔以新除吏部尚書韓忠彥為門下侍郎新除資政殿學士黄履為尚書右丞忠彥陳四事以裨新政其一廣仁恩其二開言路其三去疑似其四謹用兵　詔管勾御藥院郝隨劉友端與外任宫觀以近年禁中修造華飾過當故也　癸亥復范純仁劉奉世吕希純王

覿吳安詩韓川唐義問並分司南京純仁光禄卿居鄧州奉世少府監居光州希純少府少監居唐州覿光禄少卿居和州安詩少府少監居澧州川少府少監居隨州義問屯田貟外郎居安州又詔呂希哲管勾明道觀呂希績管勾崇福宫呂陶提舉玉局觀蘇軾移廉州蘇轍移永州劉安世移衡州秦觀移英州程頤移峽州鄒浩監袁州酒稅黄庭堅添差監鄂州在城酒稅　三月權發遣洛州龔夬為殿中侍御史權發遣衛州陳瓘為

左正言添差袁州酒稅鄒浩為右正言用曾布韓忠彥黄履所薦也上極稱浩且謂布曰浩擊章惇文字待降出布因言言路得人中外孰不鼓舞唯章惇蔡卞不樂爾 庚寅敕下禮部放正奏名進士李釜以下五百六十一人第一第二等賜及第第三第四等賜出身第五等賜同出身 辛卯詔太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月變異甚鉅殆不虛生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許實封言事在京於合屬處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

附遞以聞　丙申章惇上大行皇帝陵名曰永泰陵詔恭依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百官守局日官言辰初食西北四分至巳五刻而復　新知太原府蔡京依前翰林學士承旨是日曾布再對力陳京卞懷姦害政羽翼黨援布滿中外善類義不與之並若京留臣等必不可安位上慰諭曰無他皇太后但且欲令了史事以神宗史經元祐毀壞今更難於易人爾曾布獨對上曰封事已百餘軸盡言章惇於定策之際罪惡固不待言蔡卞

陰狡害政紹聖以來傷害人物多出於卞其罪更大於

惇布曰陛下分別忠邪如此則臣雖退歸山林死亦瞑

目至簾前亦具以此陳之後三日上又曰言惇卞者已

二三百軸　庚戌以皇長子生輔臣稱賀　月犯東咸

丙辰熒惑犯填　丁巳詔天祐予家挺生上嗣國有

大慶賚及多方解網恤辜何俟終日范純仁下項官與

宮觀差遣外州軍任便居住　中丞安惇罷知潭州先

是陳瓘言陛下欲開言路首還鄒浩取其有既往之善

可謂得已試之才安惇尚緣往事論浩罪惡欲寢已成之命自明前舉之當其說以為先朝之事且當遵承國是所繫不可輕改豈有事事不改而可以謂之善繼天下皆非而可以執為國是乎鄒浩既來惇可去矣惇聞瓘章已出亦自請去故有此命　瓘又言國是之說孫叔敖戰國一時之事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捨者為是不合其取捨者為非則是孫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捨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因録

國是故事上之

講義曰國論之無所主非也國論之有所主亦非也國無定論固不可以為國然使其主於一說則人情視此以為向背人才視此以為去就人言視此以為是非上之政令下之議論皆還就而趨之甚矣國是一言之誤國也夫國以為是即人心之所同是也又安有衆之所非而自以為是使人皆不得於國是之外者此特孫叔敖之妄論唐虞三代孔孟之明訓初無是也秦漢至五代其言未嘗用也本朝自建隆至治平其說未嘗有也自熙寧王安石始有是論而紹聖之蔡卞崇寧之蔡京皆祖述其說而用之熙寧以通變為國是則君子為流俗矣紹聖以紹述為國是則嶺海之間皆逐臣矣蔡京之國是又為豐亨豫大之說而已則立黨石刻黨碑凡所托以害君子者皆以國是藉口曰此神考之意安石之說也搢紳之禍

多歷年所豈非一言可以喪邦乎

陳瓘言陛下敀用大臣明示好惡卞則安坐而不動惇則備禮以求去立其私説變亂名實為國政之害大者有三一則以繼述神考為名違其説者謂之不孝而實有負誣之心二則以厚於先帝為名違其説者謂之至薄而實有輕欺之意三則假經義之糟粕竊安石之緒餘依語而行蔽惑上下謀發於蔡卞之心事成於章惇之手脅持上下果斷必行此二人者外示睽間而心

不相忘有急則相應自然必致之理也　五月貶濰州團練使前知湟州王贍為諸衛將軍房州安置姚雄奏稱青唐邈川始因王贍貪功生事招誘羌酋求復窮遠之地費財勞師連歲不解上疑貶贍太輕太后曰自此必寧靜矣　癸酉詔近經登極大赦及累降赦宥中外臣僚無不甄叙唯瑶華廢后未復位號理所未安令三省樞密院同詳議聞奏乙亥瑶華以犢車四還禁中至内東門皇太后遣人賜以冠服令易去道衣乃入中外

聞者莫不懽呼丙子制廢后孟氏可復為元祐皇后
上諭曾布蔣之奇曰臺諫攻蔡卞已十餘章如何得卞
知令自圖去就皆莫敢對上曰只說與章惇則卞自知
矣惇欲召吳伯舉往諭之己卯共奏遣伯舉上遣伯舉
諭旨卞遂草表乞宫觀布又言卞之去固已定然外議
皆以京進為憂上默然忠彦翌日留身具道京不可進
上曰本無用之之意但於簾前更開陳太后曰相公第
安心必無此忠彦退以語同列皆相慶　己丑詔追復

文彥博等官　辛丑月犯昴　是日龔夬論蔡京詔送三省訖不行韓忠彥曰上恐人言未已兼來者必紛紛也甲午陳瓘上殿再論章惇又論蔡京罪狀上以為京與卞不同瓘極陳乃稍然之　六月癸卯月犯熒惑丁未制曰龍圖閣待制邢恕操心傾危雅意傳會造為光語上累宣仁使光公著被凶悖之名蒙竄殛之罪欺天誤國職爾之由今朕既申彼之冤還其爵秩則爾罪惡何詞以逃可依前官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均州居

住　曾布言元祐之人憤嫉熙寧元豐之人一切屏斥已失之偏紹聖用事者又深忿元祐之人故竄斥廢黜無不過當其偏則又甚矣今日陛下欲以大中至正之道調一兩黨則但當區别邪正是非處之各得其所則天下孰敢以為非者臣累聞聖諭及皇太后亦曾宣諭亦謂是者則用不是者則不用更不必分别此時彼時若人臣皆能體此意則無不當矣　秋七月己巳熒惑歷氐星犯房星太白犯角距星　范純仁為觀文殿大

學士中太一宮使蓋將以為相也時純仁在南京已病矣　辛未熒惑在房心之間　壬申以皇太后罷同聽政族屬姻戚遷秩命官者凡三十三人　豐稷陳師錫言仁宗問輔臣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煩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為不可仁宗然之由是觀之朝廷之法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何常之有哲宗親政召章惇為宰相惇用羣小合姦謀害元祐忠賢司馬光呂

公著等變亂神考法度謂之不忠不能紹述謂之不孝以此激怒先朝此王曾所謂憸人惑上之言也惇編類臣寮章疏擇其切直不諱之言謂之訕上謂之指斥臣觀書見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紂亦可謂之訕上乎亦可謂之指斥乎惇又以章疏語言不足為大惡乃持文及甫邢恕之私言輒誣光等謀廢立為不軌無狀可按無迹可尋一切以意為之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天下勇於害賢

敢於殺人臨大變訂大事包藏陰謀發為異議陛下尚優容之乎祖宗怒惇久矣今付陛下震之上帝怒惇久矣今命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邪　己卯熒惑自房心之間上行月犯天陰　八月乙未朔秘書少監鄧洵武為國史院編修官從蔡京之薦也給事中葉濤龔原相繼駁奏　陳瓘言近言山陵使章惇奉使無狀以致哲宗大升轝陷濘不前乞依唐李珏故事先次行遣未蒙施行　丙申太白犯亢　九月甲子朔左僕射章

惇上表乞罷政詔荅不允上謂輔臣曰朕不欲用定策事貶惇但以扈從靈駕不職坐之餘事候有人理會別議行遣韓忠彦曰例當放辭謝上曰不必爾令庭下辭謝而去可也　庚辰詔陳瓘累言皇太后尚預國事其言虛誕不根送吏部辛巳添差監揚州粮料院　癸未月入井　甲申知江寧府蔡卞落職提舉洞霄宫龔夬言蔡京與卞表裏相濟天下共知其惡播於民謠云二蔡二惇必定沙門籍沒其家禁錮子孫又云大惇小惇

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伏望博加採訪以辨忠邪　丁亥瓘知無為軍時瓘已出國門即露章辭免曰臣所望者當以流竄蔡京為急不當以移臣差遣為先也詔不許辭免　太白犯斗杓第二星　冬十月丙申蔡京知永興軍上曰陳瓘極不可得前日遣人送黄金百兩瓘受賜泣下　新知越州章惇潭州安置徐勣為制曰處心忮忍賦性陰邪凡陳開導之言無非殺伐之事陰挾仇怨妄肆中傷或稱謀危上躬或託謗訕宗廟

擯除禁近視若孤豚排斥縉紳弃如斷梗投之荒裔肯使生還殺戮無辜道路以目　壬寅知樞密院事曾布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戊申月食畢　先是曾肇進對白上臣兄傳旨令草詔戒內外以持大中至正之道上曰只是神宗法度當固守人材則無彼此惟是者用之肇對欲云政無新舊惟義理是守人無彼此惟賢材當用又曰陛下當先分别君子小人然後可行大中至正若君子小人未分别則中正之道恐未易行上

領之而已　十一月癸亥朔右正言陳祐言知大名府林希以黨附權要託意詞命謟害元祐臣僚所草吕大防責詞皆務求合章惇之意肆言醜詆不問是非至有老奸擅國之語乙丑詔希落端明殿學士知揚州　庚午詔自來年正月一日改為建中靖國元年或謂建中乃唐德宗奉天時年號上曰梁末帝禪位年號太平太宗不以為嫌也　陳次升言蔡卞備位兩府陰肆奸謀竊弄賞罰專報恩讎人有譽其妻父之美者極力主張

寘之顯要如有議其妻父之短者指為誹謗宗廟置之深刑時人目為笑面夜义壬申蔡卞降中大夫依前分司移池州居住　十二月月犯司怪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癸亥流星自西南入尾抵距星其光燭地　范純仁卒遺表言伏願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又言若宣仁誣謗之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

又言臣所重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福苟斯言之可采則已死而猶生上聞訃痛悼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純仁性夷易寛簡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而已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俸賜悉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踈族没之日幼子五孫皆未官曾肇嘗曰使純仁之言行於熈寧元豐時後必無紛更畫用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讎復之禍云　任伯雨言去年四月朔今年正月朔莫夜赤氣起於北方光燄亘

天又有黑氣在下漸衝西方散而為白咎證之来其異如此伏願陛下用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殛奸惡使陰邪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變異之起可轉為休祥矣

巳巳月犯星　甲戌皇太后崩于慈德殿丁丑祔葬永裕陵謚曰欽聖憲肅皇后　趙挺之為御史中丞任伯雨言挺之始因章惇進既諂事蔡卞及卞黜責又諂事曾布出入門下殆無虛日故士論以其觀望險詐號為移鄉福建子伏乞特加審察其言　是月甲戌遼國主

道宗耶律洪基卒延禧即位號天祚改壽昌七年為乾統元年　二月己亥月犯鉞　癸卯月犯軒轅右角

丁巳詔灃州安置章惇責授雷州司户參軍員外置先是左正言任伯雨言章惇迷國罔上毒流縉紳又風聞敵使言敵主去年喫食次聞中國貶黜章惇敵主不覺放匕筯跳起曰甚好甚好南朝錯用此人敵使又曰何故只如此行遣以此觀之惇之奸凶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四海九州夷狄蠻貊莫不以為可殺也

三月戊寅知無為軍陳瓘為著作佐郎實録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晁補之為禮部郎中仍兼檢討官先是提舉實録院韓忠彦奏陳瓘晁補之皆有詞學堪備史職故有是命　陳瓘奏伏聞王安石日録乃人臣私録之書非朝廷之典冊也自紹聖以此書降付史院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故臣建掌書之官以修私史考之往古並無此例所有紹聖神宗實録願詔史臣別行删修以成一代不刋之典　任伯雨居

言職僅半歲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亂關宗社宫禁者細故不論也魯布方用事伯雨謀擊之布覺乃先罷伯雨言職知虢州 夏四月辛卯朔以太史言日當食是日雲陰太史奏不見所食之分太常博士江公望為左司諫為上力陳堯舜之道且言願陛下不畏多難而以無難為憂不矜無過而以改過為美 五月辛酉朔大雨雹是夕填犯氐 六月壬寅集禧觀災 甲辰陳祐通判滁州翌日魯布宣押視事右司諫江公望對

遽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七諫臣非天下所期望先是祐因進對上謂曰凡有公事宜與江公望議論了乃來祐見公望公望曰榻前一塼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去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戾人各有知見不必同惟不可傅會　秋七月辛酉江公望言訪聞蔡王府吏相告有不順之語浸淫恐及蔡王伏望陛下勿以曖昧無根之言而加諸至親骨肉之間詔江公望罷左司諫知淮陽軍　蘇軾卒

八月甲寅三省進呈右司員外郎陳瓘上曾布書瓘聞古之賢未嘗無過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閤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詔陳瓘與知州差遣乙卯陳瓘知泰州　十一月庚辰冬至合祭天地於圜壇　壬午曾布獨留進呈内降起居郎鄧洵武所進愛莫助之圖其說以為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之者上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布云

洵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自不當議乞納下明日遂改付温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上決用京矣

壬午崇寧元年閏六月壬戌曾遹言曾布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遽變炎涼鈎致齊人之窾言欲破紹聖之信史於是布連抗章乞罷布於元符末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崇寧初知上意有所向又欲力排韓忠彦無何京為左丞大與布乖

講義曰人皆以建中靖國為更化之時而不知紹述之詔已下於元符之末而禁中之意曾布蔡京已知之布在熙寧之時則附會安石惠卿之議至紹聖之時乃詭請薦陳瓘張庭堅輩又請毋毀光公著碑至建中之時初知上有消朋黨之意乃排蔡京而主元祐及知上有紹述之意則排忠彥而主紹述甚至蔡京者其奸又過於布在熙寧則奉行熙寧之法在元祐則奉行元祐之法在紹聖則奉行紹聖之法國論三變而蔡京亦與之俱變此小人不足責而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然安石之心與章子厚不同章子厚之心與蔡京諸人不同蓋安石之法猶出於所學章子厚之法特託安石以報私怨耳至蔡京則又託紹述以奉人主之侈心耳愈變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禍也

新知越州鄒浩為衡州別駕永州安置　壬午中書

檢會李清臣劄子臣寮言豐稷辭諫議其意在譏切先帝又張舜民辭謝言官譏謗先朝奉聖旨李清臣追貶武安軍節副豐稷睦州安置舜民商州安置　秋七月陳次升落修撰知萊州　戊子左丞蔡京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甲子詔治天下者以立政訓迪為先篤孝思者以繼志述事為急損益之間理宜稽考宜如熙寧置條例司體例都省置講議司差宰臣蔡京提舉遴揀乃僚共議因革　九月丁酉錢遹言曾布力引韓忠彥李

清臣豐稷曾肇之徒鱗集於朝忠彥引陳瓘龔夬曾布引陳次升李清臣豐稷合黨締交欲變亂當時策立事實以詆毀哲廟布降中大夫分司南京忠彥崇福宮清臣追貶雷州司戶肇靈僊觀岳州居住稷道州別駕台州居住瓘夬並追毀出身已來文字編管瓘袁州夬房州閤守懃舒州安置　十月甲寅臣寮言任伯雨陳次升其惡不在瓘夬之下哲廟升遐之初曾布遣子紆婿吳則禮往來閤守懃裴彥臣之家密傳信息張庭堅力

詆瑶華為非辜而器鄙浩之直詔任伯雨張庭堅並除名勒停編管紆則禮並勒停永不収叙次升靈僊觀毫州居住　壬申錢遹石豫左膚言朝廷行遣韓忠彦李清臣黄履為請復元祐皇后事並后匹嫡春秋譏之甲戌元祐皇后孟氏復居瑶華宫忠彦降授大中大夫懐州居住　是歲賜邵武軍邵武縣唐太守歐陽祐民祠為惠應廟

癸未崇寧二年春正月乙酉中書省檢會任伯雨龔夬

陳瓘陳祐李涓豐稷張庭堅江公望張舜民奏詔伯雨
瓘夬浩涓祐庭堅公望已上並除名勒停編管伯雨昌
化軍瓘廉州夬象州浩昭州涓澧州祐復州庭堅鼎州
公望南安軍覩稷次升文瓘舜民並除名勒停居住覩
臨江軍稷建州次升建昌軍瓘邵武軍舜民房州　三
月癸卯上御集英殿賜霍端友以下五百三十八人上
舍及上書正等人升甲上書邪等人奏名黄定等十八
人先次黜落　四月乙亥毀東坡文集唐鑑馮子才文

集秦學士豫章三蘇文集東齋記事豫章書簡湘山録
眉山集別集坡詞劉貢父詩話晁張黄先生文集秦學
士文　戊寅臣寮言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紹
聖中雖嘗明正罪罰而元符之末敘復過優近日以入
山著書為名切慮如野史小説之類妄及朝政欺惑後
世詔頤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入山著書本路監司覺
察　九月鄧洵武言今吏部選人自節察判以至簿尉
凡七等造為新名為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從事郎通

仕郎登仕郎將仕郎詔從之

甲申崇寧三年春正月辛巳詔上書邪等人不許朝見擅到闕下仍不得在京居住見任在京差遣人並放罷

講義曰此安石人言不足恤之遺患也夫祖宗所恃以立國者通下情伸士氣耳而忍戕賊其根乎當元符末年許人上書矣未及一年則籍元符上書班名當崇寧五年因彗星而求直言矣未及一年則論崇寧五年上書人罪其迷國誤朝一至於此韓忠彦以一君子而對衆小人雖柔懦不能大有所為然觀其乞罷編類局使其志得行亦不至於召靖康之禍也

甲午鴻臚寺丞蔡攸賜進士出身為校書郎攸左僕

射京子也　甲辰魏漢津言禹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今欲乞請聖人三指為法先鑄九鼎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絃裁管為一代之樂　二月臣僚上言章惇陰

懐異志内挾奥助其謀詭祕乃敢肆為同胞之說詔章惇王珪為臣不忠可別為一籍仍依元祐奸黨指揮施行　始用魏漢津之說鑄九鼎　三月辛丑大内火

夏四月甲辰朔尚書省勘會黨人子弟不問有官無官並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闕下　熒惑犯壘壁陣　月犯房上相　五月己卯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京為守司空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嘉國公以撫定鄯廓推賞也　六月壬寅朔詔熙寧元豐功臣圖

形於顯謨閣　癸卯詔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庭

朱勝非曰陳瓘上疏言王安石塑像於學殿方至尊拜謁先聖本朝功臣坐視拜伏傲慢不恭自有天地以來庠序規制未有如此安石自崇寧間配享孔子列坐孟軻之次靖康初論其非自瓘始

甲辰詔元符末姦黨並通入元祐籍更不分三等應係籍姦黨已責降人並各依舊除今來入籍人數外餘並出籍今後臣僚更不得彈刻奏陳令學士院降詔元祐姦黨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司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彦曾布梁燾王巖叟蘇轍王存

鄭雍傳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劉
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黄履張商英蔣之竒曾任待制
已上官蘇軾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庭姚勔趙君錫馬默
孔武仲孔文仲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彦
若趙卨王欽臣孫升李周王汾韓川顧臨賈易吕希純
曾肇王覿范純粹吕陶王古豐稷張舜民張問楊畏鄒
浩陳次升謝文瓘岑象本周鼎徐勣路昌衡董敦逸上
官均葉濤郭知章楊康國龔原朱紱葉祖洽朱師服餘

官秦觀黄庭堅晁補之張耒吴安詩歐陽棐劉唐老王
鞏呂希哲杜純張保源孔平湯棫司馬康宋保國隱畢
仲遊常安民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
格非陳瓘任伯雨張庭堅馬涓孫諤陳郛朱光裔蘇嘉
龔夬王回呂希績歐陽中立吴儔尹材葉伸李茂直吴
處厚李積中商倚陳祐虞防李祉李深李之儀范正平
曹盖楊綝蘇昞葛茂宗劉謂柴衮洪羽趙天佐李新衡
鈞兖公適馮百藥周誼孫琮范柔中鄧考甫王察趙峋

封覺民胡端修李傑李賁趙令時郭執中石芳金極高
公應安信之張集黄策吴安遜周永徽高漸張夙鮮于
綽吕諒卿王貫朱紘吴朋梁安國王古蘇迥檀固何大
受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曾紆高士育鄧中臣种師極韓
治都貺秦希甫錢景祥周綽何大正吕彦祖梁寛沈千
曹興宗羅鼎臣劉勃王拯黄安期陳師錫于肇黄遷莫
俠正許堯輔楊朏胡良梅君俞寇宗顏張居李脩逄純
熙高遵恪黄才曹盥侯顧道林膚葛輝宋壽山王公彦

王交張溥許安修劉吉甫胡潛董祥楊環寶倪直孺蔣
津王守鄧允中梁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葉世英謝潛
陳唐劉經國扈允張恕陳并洪芻周鍔蕭刓趙越滕友
江洵方适許端卿李昭玘向紃陳察王正甫高茂華揚
彥章廖正一李夷行彭醇梁士能武臣張巽李備王獻
可胡田馬諗王履趙希夷任濬郭子旂錢盛趙希德王
長民李永王庭臣吉師雄李愚吳休復崔昌符潘滋高
世權李嘉亮王珫劉延肇姚雄李基內臣梁惟簡陳衍

張士良梁知新李偉譚扆竇鉞趙約黃卿從馮説曾燾蘇舜民楊偁梁㢸陳恂張茂則張琳裴彥臣李偁閻守懃王紱李穆蔡克民王化基王道鄧世昌鄭居簡張祐王化臣為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故章惇　秋七月乙亥淮西提刑霍漢英言應天下蘇軾所撰碑刻乞並令一例除毀從之　癸未月犯建星　甲申月犯牽牛火星　戊戌太白犯積薪　八月壬寅朔太白犯積尸氣歲犯亢距星　丙辰月食于室　九月丙戌月犯井

冬十月辛丑朔大雨雹　己酉詔翰林承旨張康國撰景鐘銘景鐘者魏漢津所鑄也　庚午命刑部尚書管師仁重修神宗皇帝玉牒及看詳哲宗皇帝玉牒十一月婺州教授葉夢得為議禮武選編修官蔡京責元祐人分三等定罪盖夢得及張浚明所建也　月入太微垣　庚寅太白掩辰　丙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皇帝配

乙酉崇寧四年春正月丙申知樞密院事蔡卞為資政

殿大學士知河南府　閏二月歲犯鉤鈐　三月戊辰朔熒惑犯鉞　熒惑犯井矩星　熒惑入井　禮部言常州進士孫天與言伏覩諸路州縣學校春秋上丁釋奠自先聖文宣王至於十哲其餘古今宗公巨儒係享祀者計八十餘員並未預祭欲乞應諸學校每遇釋奠日就先聖殿西廊隨例祭祀從之　戊午蔡京言九鼎告成詔於中太一宮之南為九殿以奉安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鼐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方曰蒼鼎東

南曰風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皛鼎西北曰魁鼎　夏四月壬辰月犯亢距星　五月丙午月犯氐　漢天師三十代孫繼先賜號虛靖先生與免本戶田產租稅尋召赴闕又詔信州龍虎山張氏自今相襲為山主傳授法籙者即度為道士仍賜紫衣師號著為令　秋七月丙辰月入畢　左僕射蔡京等奏伏奉聖旨京畿四面可置輔郡屏衛京師南以潁昌府為南輔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為東輔以鄭州為西輔以澶州為

北輔　八月癸酉月犯建星　庚辰太白犯罰　葉夢
得為祠部員外郎夢得為編修官才六日蔡京亟薦之
與同事四人者皆對夢得見上論自古帝王為治必先
自治其心者始堯舉天下授之舜不過曰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才有邪正民情
有休戚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陷之以聲色
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足
求其功乎上異之京謂夢得曰公言得無意乎夢得曰

此夢得所學也　冬十月壬辰是日日有黒子　自七月雨至於是月　十二月丁巳是夕月犯輿鬼　戊寅月食於柳

丙戌崇寧五年春正月甲午朔彗出西方由奎貫胃昴至戊午没乙巳詔以星文變見避正殿損常膳中外臣僚等並許直言朝政闕失　又詔應元祐及元符末係籍人等可復仕籍許其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毁今後更不許以前事彈糾　太白晝見　月犯靈臺　太白

犯牽牛　戊申月入太微垣　二月甲子朔太白犯壘壁陣　甲戌太白犯泣星　趙挺之為特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深覺蔡京之姦由是旬日之間凡京所為者一切罷之　三月丙申詔昨為星變許直言朝政闕失今日消伏可罷收接　月犯建星　己未御集英殿賜合格進士蔡嶷以下六百七十六人　夏四月右正言詹丕遠進對乞謹天戒上曰星譴可懼朕夙夜思格王所以正厥事之說龍驤豈能當天變丕遠未諭

上曰厩馬也一夕無病而卒或者便謂星變之致應天
止如是邪丕遠對此語欺甚不知陛下何從得之上作
色徐曰蔡京丕遠對蔡京大臣宜省愆引咎如此奏對
大非昌言讀奏至儉德之共也上曰慎乃儉德惟懷永
圖聖人垂訓明甚京只為作事無法於財用上未嘗以
不足告力引周官惟王不會之說此何意丕遠對此不
過欲悅陛下耳上曰悅之不以道不悅也　五月月入
氐　詔頒紀元歷　六月填犯建星　左正言詹丕遠

對上曰聞近日中外有三不可之説謂法度不可變劉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罷丕遠對京之誤國陛下所知也上遽曰今日且不要他及只説國是斷合如何丕遠對國是非小事陛下當與挺之等議之　乙亥太史言月當食雲陰不見秋七月庚寅朔太史言日當食不食詔送祕書省　壬寅詔改明年元曰大觀　九月戊申月犯井距星　冬十月乙丑熒惑犯昴　歲犯斗　熒惑犯太陰　丁未月犯長垣　辛亥月入太微垣　十二

月戊午朔太史言日當食不食　詔劉逵懐姦徇私挾情害政可罷中書侍郎差知亳州自星變上罷蔡京復相趙挺之逵擢中書侍郎後數日星没稍悔更張之暴翰林學士鄭居中獨知之遂請對首言今所建立皆學校禮樂以文致太平居養安濟等法以厚下恤民何所逆天而致譴怒上大以為然禮部侍郎劉正夫繼請對如居中言上遂外挺之逵而復向京於是逵罷踰百日挺之亦罷　流星出奎至天倉没有聲如裂帛

丁亥大觀元年春正月戊子大赦　巳丑蔡京依前司空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辛丑熒惑犯畢　巳巳月入太微垣　丙午歲犯填　御筆自今學生願兼他經者聽　太白犯月星　三月庚寅太白犯天街

丁酉特進尚書右僕射趙挺之為觀文殿大學士佑神觀使上意復向蔡京故挺之罷後五日卒贈司徒官給葬事謚清憲　翰林學士鄭居中為同知樞密院事貴妃怨陳乞罷之戊戌改授中太一宮使兼侍講　詔諸

士有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悌善內親為睦善外親為婣信於朋友為任仁於州里為恤知君臣之義為忠達義利之分為和一諸士有孝悌睦婣任恤忠和八行見於事狀著於鄉里者耆隣保伍以行實申縣縣令佐審察延入縣學考驗不虛保明申州如令一諸八行孝悌忠和為上睦婣為中任恤為下士有全備八行保明如令不以時隨奏貢入大學免試為太學上舍司成以下引問考驗較定不誣申尚書省取旨釋褐命官優加擢

用　夏四月戊午太白入井　癸未熒惑犯鬼及積尸
氣　五月戊戌月犯東咸　六月壬戌熒惑犯軒轅大
星　月入氐　秋七月乙酉朔熒惑犯靈臺　祠部員
外郎葉夢得為起居郎夢得在祠部久不遷蔡京既復
相所立法度已嘗罷者皆復行夢得召對論周官太宰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
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陛下前日所建立者出於陛下
乎出於大臣乎及其罷之又復從而復之亦出於陛下

乎出於大臣乎臣頃見陛下首嘗以治心為言正為是也今徒見一大臣進以為可作則法度從而立一大臣進以為不可作則法度從而廢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而不出於已者乎臣願秉今更張之後推用此道度其可復者復之可罷者罷之無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則天下治矣上喜後數日遂除起居郎　八月皇第九子構為檢校太尉定武軍節度使蜀國公　辛未乾寧軍言七月丁酉黃河清至乙巳復舊　甲戌月入畢

九月癸巳月犯壘壁陣　辛亥大享於明堂以神宗皇帝配　冬十月辛酉薊州地震　太白犯左執法巳巳大雨雹　乙亥月犯長垣　閏十月丙戌太白犯亢

臣寮上言伏見御史臺見勘公事上書人方軫輕詆尤甚其父通見任諸王府翊善詔方通先罷任令吏部與監當差遣蔡京之罷相也軫奏疏論京睥睨社稷内懷不道效王莽自立為司空效曹操自立為魏國公視祖宗神靈為無物玩陛下不啻若嬰兒專以紹述熈豐之

說為自媒之計上以不孝刼持人主下以謗訕詆誣恐嚇天下自古為臣之姦未有如京今日為甚若設九鼎鑄大錢置二衛興三舍建樂府又於國門外祭天地於兩郊如此之類非徒無益又且於禮文經意無補凡妄作必持兩說刼持人主一曰此三代之法也一曰熈豐遺意未及施行每有奏請盡乞作御筆指揮行出語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不施行則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

怨而後已是豈宗社之福乎陛下嗣服之初忠義之士明目張膽願見太平京欲鉗天下之口塞陛下之耳目方為邪箕賊虐忠良奈何陛下以京為忠貫日月以忠臣義士為謗訕詆誣或黥配遠方或除名編置或不許齒仕籍以言得罪者萬人矣誰可為陛下言哉軫竟坐此編管嶺南　丙申太白入氐　丁未太白犯房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置符寶郎四員二員以内臣充掌禁中符寶之事二員以文臣充掌外庭符寶之事

八寶名鎮國神寶受命之寶天子之寶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皇帝之寶皇帝行寶皇帝信寶　十二月乙酉太白犯熒惑　月入井

戊子大觀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於大慶殿大赦天下　是日御製宣和殿記其文實蔡京為之　甲寅太白犯歲　庚申蜀國公封廣平郡王　月犯井鉞

甲子月犯軒轅　吏部尚書余深知貢舉給事中蔡嶷中書舍人霍端友同知貢舉　二月壬午朔熒惑犯歲

癸巳月入太微垣犯内屏　三月甲子中書舍人葉夢得兼編修神宗官制六典　戊寅御垂拱殿賜貢士成都王俁等十三人上舍及第釋褐　甲辰月入羽林軍　五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己未月入氐　六月辛卯熒惑犯天街　癸巳月犯壁壘陣　秋七月癸酉熒惑犯司怪　丁丑太白犯亢　八月庚寅熒惑入井冬十月丁丑朔太白晝見　庚辰歲犯壘壁陣　詔太史局令巳下自今後若稍涉漏露應干乾象凌犯所主

休咎者其所聞並傳報漏洩之人不分首從並當行處斬仍許人陳告　十一月丁未朔太白晝見　辛酉月犯井　命有司行禮當追述三代之意適今之宜開元禮不足為法　趙霆嘗行河得龜兩首蔡京方以祥瑞事媚上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同知樞密院鄭居中言首豈宜有二人孰不驚異而京獨私主之意殆不可測上乃出龜棄金明池　壬申太白犯歲　十二月戊子月犯熒惑　癸卯流星出奎

巳丑大觀三年春正月丁未兵部尚書薛昂知貢舉吏部侍郎慕容彥逢禮部侍郎李圖南給事中霍端友中書舍人俞㮚右諫議大夫蔡居厚侍御史劉安上符寶郎宇文粹中同知貢舉　熒惑犯井　二月丁丑韓忠彥復宣奉大夫儀國公致仕　巳丑月犯內屏　丁酉中太一宮使奉寧軍節度使檢校司空提舉龍德宮童貫為檢校司徒鎮洮軍節度使貫辭不受

講義曰上之即位其始因修造華侈而斥内侍郝隨劉友端其後則以童貫監製器以朱勔領花綱其始

因攡之言察巢彦臣交通内外之迹以逐蔡京其後則以童貫而用蔡京以梁師成而用王黼則知人君之心未始有不善而小人蠱惑其心者其罪多矣一童貫也使之任製器之役猶可也蔡京乃使之領西師西事未畢而北事復起既命之使遼以覘其國適為遼人所覘又縱之通女真反為女真所侮甚至於方臘不能討命童貫以討之是一童貫可以任内修外攘之責矣夫宦官者腹心之患也夷狄者手足之患也宦官者根本之禍也夷狄者枝葉之禍也當時任伯雨之言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愚謂崇觀以來陰氣甚盛矣小人宦官夷狄同一氣類也此有所感則彼有所應必然之理也縱使當時無夷狄之禍亦有宦官之禍也夫

癸卯太白犯壁壘陣　月犯斗　乙丑御集英殿賜進

士賈安宅等及第出身同出身七百三十一人宦者梁師成與焉名在第一甲第十一　丙寅熒惑犯鬼　辛未太白犯歲　夏四月御筆禮以别尊卑明分守則器用之制設飾之文多寡之數等衰之節宜各隨其品秩分其貴賤以立制度　月犯五諸侯　癸巳御製七言詩一章八句賜賈安宅等　五月太白犯天陰　六月甲戌朔侍御史毛注言蔡京蔭補入仕素不知書嘗形簡牘以符寳為扶寳衆目為扶寳侍郎　丁丑太師尚

書左僕射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為太師中太一宮使其請給恩數並依見任宰相例先是石公弼言京之姦惡雖中外憤怨而畏京之威人莫敢言一犯其怒宗族莫保每託以紹述神考之政而京率意無所畏忌外則生事於四夷内則殫竭於民力託爵禄以廣私恩濫錫予以蠧經費趍毛注言京位極人臣爵無可加擅持威福震動中外四方多士惟知奔走宰相之門而不知君父之尊知徇流俗之習而不知法令之可畏文昌舊省

一毀而盡逺傷元豐之偉蹟近累陛下之述事謂忠於君可乎臨平新塔乃京私域之髙原土木百出一境騷然上假朝廷之威力下便宰相之私計謂忠於君可乎

公弼又言京罷相以三師就第提舉修實録於京計則得也為朝廷之謀則未然京援引小人邪枉盈庭奔競無恥附下罔上習以成風豈可謂正百官也輕名器以招權厚廪禄以姑息内耗國計外侵民財帑藏空虛人心嗟怨豈可謂安百姓也欲為巳功生事夷狄黔南

之舉夷夏蕭然邊陲彫殘民不堪命豈可謂鎮撫四夷也　庚辰月犯平道　辛巳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太學生張朝老上書曰陛下即位凡五命相矣有若韓忠彦之庸懦有若曽布之贓汙有若趙挺之之惷愚有若蔡京之跋扈人主止論一相陛下除相如此天下何賴焉比復相何執中是猶以蚊負山不過援引契舊鄉閭之人布之清列而已至如蔡京盗陛下之恩賞以植私黨以結人心執中必不敢爾顧其才術不

足以有為然成命已頒不可復汗而右揆尚闕猶可擇人也又言臣觀考蔡京之所為合而言之則其事止於十有四誣上帝罔君父結奥援輕爵禄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喜導諛鉗臺諫熾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務遠略散而言之其事數十萬言願詔有司給筆札使臣得盡其胷中之所言寫天下是非之事以告陛下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壬辰太白入井　秋七月熒惑犯左執法　庚戌月犯房　八月癸未劉安上為右諫議

大夫　甲午月犯井　冬十月甲午月犯次將　乙未月犯諸者　十一月太常寺言被旨天文筭學合奉安先師并配享從祀臣等稽之載籍合之典禮宜尊黃帝為先師而以其當時之臣風后力牧大鴻大撓隸首容成車區常儀為配享又以後世精於數術者商巫咸周箕子周商高周榮方晋史蘇秦卜徒父已上七十人擬從祀　壬子尚書省言甘露降左右丞廳并柳竹凡百三十本　是歲江淮大旱自六月不雨至於十月

庚寅大觀四年春正月庚子朔中丞吳執中言邇來諸路以八行貢者臣謂所貴乎士者為其能學知先王之道其為行不悖於義而已以親病而割股閭里小民時有能者官有給賜憫恤其愚有愛親之心而至於毀傷支體用是以恤之士而為此是不知孝之道矣然頂刺血非聖人之教常誦佛書豈儒者之事哉救其兄之溺恤其女之貧皆不足以為異伏願下之太學俾長貳博士考以道義別白是非澄去冒濫從之　丁未月犯天

街　二月庚午朔禁然頂煉臂刺血斷指者　辛未新知杭州張商英入對上語及蔡京亂紀綱事商英曰京自來專恣無所忌憚批狀便是條貫入狀請寳便是聖旨安得不亂商英言祖宗以來擢用臺諫官或出自宸衷或採於久次或下禁從各舉所知號為不次用人然自州縣選人召對者不過三四人而已曾未見近歲多士拔擢之驟也由庠序不數月作六察由六察不數月作殿中侍御史又不數月作侍御史作中丞作諫議作

給舍作執政問之以政事則不知也問之以古今則不知也問之以邊防則不知也問之以錢穀則不知也安得有限之名器而待無窮之進取哉　辛巳太白犯歲

己丑張商英為中書侍郎　辛卯月犯斗　三月陳正彚者瓘子也先是瓘居明州遣正彚以事如錢塘正彚素聞其父言蔡京姦邪將不利於社稷且聞京嘗有傾揺東宮意及是又聞蔡宻盛稱京後當獲福非常亟詣杭州告謀反有端事連陳師錫時蔡疑師杭遂執正

彙送京師下詔獄璀自明州赴逮吏脅璀使承教正彙
妄訴璀語吏曰正彙安能知京反謀璀實知之願得筆
札悉以聞吏恐懼不敢與正彙坐所告失實竄海島璀
安置通州師錫亦貶郴州凶但勒停云　甲寅月犯亢
四月太白犯井鉞　庚辰太白犯井辛巳入井　五
月甲辰熒惑犯歳　秘書監何志同奏慶歷間嘗命儒
臣集四庫祕藏叙次為籍名之曰崇文總目其書之總
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今一館所藏善否相揉號為全

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闕逸之數亦如之宜及今有所搜採視慶歷舊録及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許借傳從之　詔改立詞學兼茂科　乙卯彗出奎婁間　甲子詔蔡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言章屢上難以屈法制曰宜褫師臣之秩俾參宫保之官　京西轉運使張杲言蔡州諸縣有瑞麥一莖兩岐至七八岐者凡十畝具圖十二本以聞　六月戊辰朔通議大夫申國公章惇追復特進　熒惑犯

月星　乙亥月犯進賢　癸未歲犯天隂　庚寅大史局言彗星全消　秋七月戊申月犯斗　戊午月犯歲　辛酉熒惑入井　八月甲戌月犯天江　閏八月丙午塡犯泣　丙辰熒惑犯鬼又犯積尸氣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張商英表上袞州瑞禾圖　冬十月戊戌太白晝見　戊午太白犯氐　十一月丁卯祀昊天上帝於圜壇以太祖配大赦天下改明年元曰政和　戊寅右僕射張商英表顥編集熈寧元豐政事號曰皇

宋政典若陛下增光潤色之事率以類貫其篇所定篇目凡十七曰原廟官制新省差除三舍導洛斷例回河保甲將兵免役青苗吏禄守具禮樂營造糴便茶馬

是日詔通州安置人陳瓘與自便　月犯五諸侯

辛卯政和元年春正月壬午吏部侍郎姚祐知貢舉中書舍人宇文粹中禮部侍郎潘宂同知貢舉　癸巳詔明州取陳瓘尊堯集送編修政典局從張商英建請也

二月辛丑太白犯鎮　癸卯老人星見　乙卯月犯

斗　三月癸亥朔御製御書政和新修五禮序議禮局請刻石於太常寺許之

講義曰漢官名禮樂之正不見於高文而見於成哀之世唐明堂之制不見於太宗而見於武后之時人非復古之人治非復古之治徒以竊虛名飾美觀耳

夏四月丁酉日左右有青赤珥　五月壬戌朔内降劄子往歲圖利之臣妄興議論創行鼓鑄當十錢遂致奸猾之民所在盜鑄濫錢益多今朝廷内外府庫無慮千萬緡議者或謂折閱數多有虧邦計朕念為民父母

儻可以救弊便安元元府庫之損又何愛焉可自今應公私當十錢並改作當三 是月蔡州獻瑞麥一莖兩岐或三五岐至八九岐近約十畝遠或連野 再下通州取陳瓘尊尭集送編修政典局 六月己酉月入羽林軍 秋七月丁亥祕書監詳定九域圖志何志同等欲乞申命有司參酌舊制量戶口多寡之數以為諸縣升降之法使縣之名第常與戶版相應不惟有以示太平生齒之富而煩簡劇易按籍可考詔可 八月詔增

崇玉仙聖母顯號行册禮　乙未太子少師致仕蔡京為太子太師依舊致仕　丙申月犯心　巳亥老人星見　丁巳詔張商英罷尚書右僕射除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　九月詔陳瓘送台州覊管　辛亥知鄧州張商英衡州安置　十二月乙未太白犯鎮　乙巳臣僚上言舊係黨籍人陳瓘所撰尊堯集十卷大網取日録中書解釋成文按瓘身非史官名在謫籍輙以私意偏見去取日歴撰成文集竊恐假真雜偽變易是非異時

更相傳習眩惑羣聽實非細事乞下瓘家取索藁本一切焚毀

瓘嘗自序云呂惠卿既與王安石反目乃進安石二手簡又進目錄四卷俱鋪陳執政以後歸美之迹自明其忠安石由是重得罪安石所著八十卷乃效惠卿四卷為之也瓘謂安石此書詆訕宗廟誣薄神考蓋在鍾山懟上熱中之時崇寧中瓘貶廉州乃著合浦尊堯集其後蒙宥北歸謂劉安世曰瓘昨在諫省嘗以王安石比於伊尹伊尹未嘗詆湯胡可比也又嘗以安石為神考之師神考堯舜也用安石亦止九載何嘗終以其人為是乎瓘之前言可謂過矣於是復著四明尊堯之書以自明改過之心會右僕射張商英請編皇宋政典書旨下瓘取索尊堯集瓘以此書之語大違國是不敢先達外廷乃具表繳申政典

局乞進入於御前開折巳而商英罷黜左僕射何執中請治尊堯罪瓘坐台州羈管盖辟雍初成之日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安石坐像而瓘於尊堯集序表之中嘗論及之以故執中銜瓘又起遷人石悈知台州瓘前以上書會布謫海陵蔡薿為長書遺瓘云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詞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明年薿以對策魁多士所陳時務頓異前書於是愧悔欲殺瓘以滅口密贊蔡京之黨出力尤甚瓘意悈必當受薿風旨且將因事搜撿其家并取薿書乃預為封事具陳所以得罪於蔡薿何執中者繳連謝表封緘於篋題以臣瓘謹封未幾悈果遣兵官突至所居大索行李攝瓘至州悈垂簾列五木如制勘狀瓘遽問曰今日之事被旨耶悈曰有尚書省劄子卷簾出示之瓘曰然則取瓘尊堯集耳追瓘何為因曰君知尊堯可以立名乎盖以神考為堯而以主上為舜助舜尊堯何謂

詆誣何丞相學術淺陋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為人所刼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以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以瓘語申朝廷瓘將顯就誅戮不必以刑獄相怖㼖屢揖瓘退尋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爾良可畏也㼖始發瓘篋得其所上封事見其封題有臣名不敢開視遂具以聞何執中蔡嶷果大怒尋罷㼖台州

遼主天祚賞刑僭差虐用其下視諸蕃屬國如奴隸大海出名鷹自海東而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遼人酷愛之必求之女真至天祚責海東青生金大珠之貢尤苛女真不勝其擾於是諸部皆潛附阿固達謀舉兵

以拒遼人

壬辰政和二年春正月丙寅翰林學士蔡薿知貢舉吏部侍郎慕容彥逢給事中宇文粹中起居舍人張澂並同知貢舉　二月戊子朔詔太子太師致仕蔡京兩居上宰輔政八年首建紹述勤勞百為可特復太師仍舊楚國公致仕於在京賜第居住　河南府奏新安縣萬歲蟾蜍背生芝草　三月歲星犯司怪　己卯御集英殿賜莫儔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凡七百一十五人　六

月丙戌朔御筆手詔自今三省密院省臺寺監與百執事官非爾所職勿行非爾所責勿言毋利以口胥動敢不遵承以違御筆論

講義曰祖宗紀綱之所寄大略有四大臣總之給舍正之臺諫察內監司察外自崇觀奸臣創為御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為者皆請御筆行之而奸臣之所自為者又明告天下違者以違御筆論於是違紀綱為無罪違御筆為有刑臺諫不得言給舍不得繳監司不得問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中出此言真為萬世法

辛亥熒惑入井　乙卯白虹貫日　秋七月乙丑熒

惑犯太白　歲星犯積薪　已酉老人星見　九月乙卯朔流星出斗西南方有尾跡照地　丙辰知定州梁子野奏管下有嘉禾合穗計六尺三寸生為一穗　十月戊子蘇轍卒　壬寅日左右有青赤珥　御史中丞俞㮚言今日士風有觀望苟合之弊有頹靡不振之弊有阿黨之弊有誕謾之弊有巧言譖愬之弊有奔競請託之弊凡此六弊皆起於好進華好進之心禮義廉恥為本　臣僚上言梁子野上表進嘉禾内二科一穗以

膠黏紙纏前日李譓之黜未踰時也而子野無所戒懼如此詔本州官吏並令本路提刑司取勘

政和二年李譓進蟾芝上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以盆中漬之一夕而解竹釘故揩皆見於是責譓欺罔散官安置焉

十一月甲戌太白犯天江

癸巳政和三年春正月甲寅朔兵部尚書俞㮚知貢舉給事中宇文粹中中書舍人張璪同知貢舉　乙亥熒惑犯太微垣内屏　二月詔太陽自午時後上有戴氣

下有氣承戴並現乃為祥應送祕書省　丙午王雱特

封臨川伯從祀廟庭　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太史局

奏太陽當食至未時七刻日體圓明全不虧食　壬戌

月犯長垣　癸酉御崇政殿賜貢士陳公輔等十九人

上舍及第釋褐　戊寅歲星犯積薪輿鬼　夏四月壬

午朔詣玉清和陽宮行奉安禮太師蔡京為禮儀使皇

帝行禮有祥雲回旋觀者莫不稱慶　丙申流星出心

向西南方有尾迹照地　閏四月壬戌歲星犯鬼　乙

丑熒惑犯太微垣右執法　五月庚辰朔夏至時北郊有司攝事於舊方丘有黒氣長數丈出自齋宮行一里許入壇壝繞祭所皆傍人穿燈燭而過又及壇上禮將畢因忽不見　丁酉月犯壁壘陣　庚子大盈倉火六月太白入太微垣犯左執法　八月辛未太師楚國公蔡京等言伏覩大晟府以雅樂中聲播於燕樂舊闕徵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樂並已增入五聲八音於是始備按試克諧頒降天下上表稱賀　冬十月劉

恢言今月四日宰執赴學按試兩學生所習大晟雅樂至第二章曲未終有仙鶴四自南來盤旋飛舞宫架之上徘徊欲下衆人歡呼遂由表北而去乞宣付史館從之

國是論曰紹聖之初奸臣復持王氏之説祖禹將去朝廷上疏論日食因曰臣恐邪臣欲寛聖慮或云日蝕自有定數又云天道遠而難知此乃小人誤國之言謹勿聽也自紹聖至政宣奸臣誤朝之論盡本安石而天命不足畏之流禍尤酷災異不言而祥瑞輙書甚者臘月之雷指為瑞雷三月之雪指為瑞雪拜表稱賀作詩詠賛其視天變曾不若童稚之可侮痛哉陳瓘論蔡京之惡曰不畏上天原其情也

庚戌手詔朕荷天顧諟錫以元圭將來冬祀可搢大圭執元圭㢘格上天之心以敷佑於下民　提舉荆湖南路茶鹽事范之才奏體訪得蘄州羅田縣山溪中有大鼎數年前嘗見兩耳其穴中可過七八歲小兒愚民遂塞以土今其耳猶發露詔令宋喬年躬親前去措置開取　十一月大雨雪連十餘日不止都城雪平地八尺幾丈飛鳥多死九街氷滑人馬不能行　十二月河南尹蔡安持部送道士僧耆命官學生赴闕恭請皇帝

登封中嶽甲戌御崇政殿引見面賜不允詔書

甲午政和四年春正月甲辰兖州命官學生道釋耆老及至聖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若谷等詣闕進表請皇帝行登封之禮拜表引見並如河南府已得指揮　二月庚戌月犯昴　丁巳御崇政殿賜貢士張綱等十七人上舍及第釋褐　鄆濮二州命官學生道釋耆老等八千六百餘人並詣闕進表請車駕登封太山自是開德興仁潁昌府鄭州廣濟軍並許詣闕進表詔止令遞

表以聞優詔不允　三月辛卯詔皇長子可以來春出閣立為皇太子　夏四月尚書省言甘露降刑部侍郎及都官中郎廳　提舉延福宫所奏竹生紫花黄蘂壯丹雙頭數朶　蔡攸言祕閣槐枝連理　五月丙戌始祭地於方澤以太祖配　癸巳翰林學士王黼為户部尚書　御史中丞蔣猷言祖宗時未嘗有内臣建節者昨童貫首隳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上曰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猷曰事塞其源則人無觖望若使攀緣

展轉人人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為常矣上曰官爵得之易則名器卑誠如卿言當為卿杜來者因詔三省御史臺常遵守彈劾　八月癸卯朔太師蔡京言蒙賜瑞瓜雙蓮雙花瑞穀上表稱賀乞付祕書省從之　詔應奉御筆者只作御筆行下餘並稱聖旨　詔知湖州章援特除名勒停援父惇追贈觀文殿大學士援表謝其言多文飾故有是命　御筆昨日有鶴三萬餘隻盤旋雲霄之上尚書省言今月二十日有鶴約數萬

隻蔽空飛鳴自東北由大内前往西南而去詔許拜表稱賀　建州言建安等縣竹枝生花結成稻米民間採取食用及搬入城市糶貨所收約數十萬石詔許拜表稱賀仍令貢百石上京　己巳歲星入太微垣　九月甲戌詔改宣德郎為宣教郎　冬十月辛酉歲星犯左執法　十二月乙卯太白入羽林軍　相州野蠶成繭

是歲阿固達遂叛用尼堪烏舍等為謀主尼楚赫伊立羅索棟摩等為帥攻破寧江州蕭奉先弟嗣先兵潰

數月間盡為女真攻陷所過千里蕭然丁壯斬戮無遺
應遼東界熟戶女真阿固達皆降之為用蕭奉先懼其
弟嗣先獲罪妄云潰兵懼誅所至刼掠若不一赦將為
腹心患天祚從之自是出征之兵皆曰戰則有死而無
功退則有生而無罪由是士無鬭志遇敵輒奔
乙未政和五年春正月乙亥熒惑犯亢　丁丑歲星犯
左執法　壬辰月犯心　二月壬寅太常寺奏兖州鄒
縣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　丁未

定　桓言蒙聖恩立為皇太子乞專宮官吏不必備置諸司庶局皆令兼攝至於冗卒亦乞蠲除務從儉約清心省事專精問學仰稱君父教育之意從之　甲寅御大慶殿冊皇太子禮畢大赦天下　庚申老人星見辛酉歲星入太微垣　三月辛未朔太白晝見　御筆比覽元豐訓詔得故相韓琦文彦博至和嘉祐定策之勲功在社稷琦可封郡王彦博可除罪籍復舊官　丙戌月犯房　癸巳御集英殿賜合格進士何㮚以下并

宗子公惠等及第出身文學總六百九十二人褚詠不對所問其言狂妄令開封府押歸本貫密州　夏四月癸卯詔天下一萬户以上為望七千户以上為緊五千户以上為上三千户以上為中不滿三千户為中下一千五百户以下為下從户部員外沈鏻奏請也　庚戌詔祕書省殿以右文為名及集賢殿修撰為右文殿修撰　太白犯五諸侯　六月壬子天狗犯月　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乙亥升汝州為陸海軍路瓘言前知

汝州珍祥屢發上於御府者芝草五千餘本碼碯山子一百二十座絶色絲文并堪造器物又三千四百餘斤瑞穀瑞禾瑞萱甘露野蠶成繭其目不一故有是命
甲午武安軍奏信都縣范濟家黄牛生異獸牛首鹿身色白有牙爪遍體皆鱗而無毛多與圖史所載麒麟相類村民以水澆之祈雨因而致斃竊慮即是麒麟今畫到圖一本進呈詔遍牒諸路州軍今後如有生到似此之類異物仰如法收養不得亂有傷害　八月戊申詔

文彦博考其茂勲著在廟社除官爵已復外可特賜謚曰忠烈　詔陳邦光差提舉洞霄宮池州居住先是邦光兼太子詹事會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宫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器蕩吾志邪命左右擊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含怒未發因是遂斥邦光　太史言火星行心星度不守不犯　甲寅是夜流星出柳宿急流至濁没赤黄色有尾跡照地占者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宫室之

象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　甲子蘄州奏蘄水縣界内遍地生芝草收採到一萬二千六百枝内一枝紫色九幹　乙丑熒惑犯天江　陳瓘自政和元年九月送台州羈管凡五年始降旨特叙承事郎許自便瓘初以宣德郎被謫而叙官乃得承事郎實鐫降也被命之後忽得州牒備坐省劄云奉御筆批叙復數内陳瓘合取旨與差遣又有省劄下通州令瓘具家狀陳乞差遣人皆賀瓘以為起廢有漸也瓘曰此廟堂欺君玩世之術耳

家狀雖當供而差遣其可乞耶彼謂吾不堪貧困而因茲乞憐爾乃報以家狀昨因削籍毀除無憑供具事果不行瓘既寓通州而開封尹盛章與石悈有私隙取密旨下悈於獄編置通州揚言為瓘執仇瓘聞而歎曰此豈盛世之所宜有耶遂挈家至九江因卜居焉　九月丁卯朔御製宴延福宮承平殿記　冬十月蔡京奏蒙宣示紫芝二本一本九葉穿穀而生一本兩葉與豆相附乞宣附史館許百官拜表稱賀從之　武勝軍奏穰

縣生瑞穀安化等縣生芝草都計五萬本内有金芝一本紫芝一本詔送祕書省

朱勝非云政和間汝蘄等州貢芝草以萬計予每見邸報則疑之四年春予為京東學司行縣至密州界縣令尉監採芝草邀予往觀彌漫山谷皆芝菌也五色俱有或附木石或出平地有一本數十葉層疊高大衆色咸備者至郡見太守李文仲曰巳採及三十萬本矣始知諸郡所貢未必不實但過多不可為瑞適為妖異耳

蔡京等以汝州碼磁生發并芝草及諸州雙頭蓮連理木甘露降仙鶴集雙瓜雙頭芍藥牡丹凡五千三百種

有奇上表稱賀　交趾進奉白象　壬辰太白犯罰

是歲天祚下詔親征女眞女眞乗契丹未陣三面急擊之天祚親臨陣戰三合野皆横尸軍中望天祚御旗西南向即随之而潰天祚晝夜馳五百里退保長春州

丙申政和六年春閏正月癸卯月犯司怪　己酉歲星犯亢　雄州安撫和詵引契丹亡人李良嗣來朝良嗣燕人知契丹必亡歸漢力陳可取之計賜姓趙時和詵久以厚賂納結朔方豪傑士多歸之以收燕山圖來上

又中山守張杲高陽關安撫吳玠亦獻議燕雲可取

三月乙未朔知吉州程祈言州學生扶邦彦家收得異禽蓋鳳凰也及至乃知其狂妄劄付本州照會　四月提舉上清寶籙宫蔡攸奏今月二日皇帝詣宫設千道民大會有羽鶴來翔於始青天祥兩殿之間

蔡絛云重和元年赦文云云云其後宫官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為帝誥則莫不如志又為大會於寶籙宫既齋引羣臣士庶入殿聽林靈素講乘輿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坐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靈素徒辯給其所言無殊絶者時雜滑稽媟語上下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禮矣道士有俸而齋施動獲千萬每一宫觀

給田亦不下數百十頃皆外畜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鬢錦衣玉食者幾二萬人一會殆費數萬緡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之日得一飫餐而儭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云

丙戌詔監司守臣不得以進獻為名貢花果海錯什物　六月癸亥朔詔賜宣教郎徐積謚曰節孝處士

禮部尚書白時中等奏令將崇寧貢舉法改修成御試貢士敕令格式總一百五十九卷乞冠以政和新修為名頒降詔從之　秋七月歲犯亢　校書郎譚世勣為司門員外郎蔡京得政久其子攸提舉修書館中謟事

者皆越次升擢世勣坐直舍繙書竟日泊如也宦者梁師成貴幸其黨有與世勣鄰居者數致師成意世勣謝絶之吏六年不遷　辛酉御筆走馬承受公事可改為廉訪使者　八月宗正少卿閭丘鸁奏修纂玉牒屬籍太祖皇帝下以德惟從世令子伯師太宗皇帝下以元宗仲士不善汝魏王下以德承克叔之公彦各依昭穆分位增廣秩數　丁丑熒惑犯靈臺　庚寅提舉崇福宫种師道先是知懷德軍得召見訪以邊事師道曰先

為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策也童貫欲徙內郡弓箭手以實邊而指為新邊所招之數上問師道何如師道曰臣恐勤遠之功未立而擾近之患先及矣　九月癸巳熒惑入太微垣　癸卯詔鼎閣奉安鼎

蔡絛曰方士王仔昔獻議九鼎宜內之九重上出御筆曰遷移神象大器可令疾速排辦魯公曰何不祥邪乃奏改曰定鼎初鑄九鼎皆以九州水土內鼎中及奉安於九成宮至北方曰寶鼎者上方焚香再拜而鼎忽漏其中水流溢於外魯公私怪之殊不樂其後終以北方致亂

庚戌太白犯斗　熒惑犯左執法　冬十月定鼎禮儀

使蔡京奏十三日先定鼎於幄殿有鶴飛翔其上至十八日有白雲排列如卧在鼎上凝然不散十九日奉安之際有雲五色見於日旁又據太史局申日月俱有青赤黄珥伏乞宣付史館　甲申詔誠感殿長生大帝君神像可遷附天章閣西位鼎閣奉安

蔡絛史補王老志死政和六年又有王仔昔出賜號通妙先生時又踵祥符故事下詔上玉皇后土號合儒者說曰昊天玉皇上帝后土皇地祇率百官上冊於玉清陽和宮焉二王先生語多在後仔昔死政和七年時有林靈素溫州人也少從浮屠學以無行為所在貶逐久之去為道士左街道録徐知常引之以

附會諸閣又以神霄玉清王者上舊所誦大洞經中語也始曰神霄玉清王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既下降於世乃以其弟主東方青華帝君領神霄之治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故青華君亦曰判府天尊而靈素乃其府仙卿曰褚惠亦下降佐帝君之治又目一時大臣要人皆仙府卿吏若魯公曰左元仙伯鄭居中劉正夫等若童貫諸巨閹率有名位王黼時為內相乃曰文華吏盛章王革時迭為天府乃曰仙獄吏伯氏時主進奉乃曰園苑寶華吏又謂上寵姬劉氏曰九華玉真安妃也天子心獨喜其事乃賜號通真先生初劉㝢二王先生皆為上所禮然有神怪事蓋出自方士也及靈素至乃以其事歸之於上而曰以獨佐之而已每自號小吏佐治故上下莫可攻其非者然靈素實無術徒敢大言是時上與道教將十年獨思未有一厭服羣下者數以語近倖於是神降事起矣

十一月庚寅朔太白犯壁壘陣　太師蔡京等言伏見六十二處並降甘露二十處木並皆連理四處牡丹並皆駢生一蔓二處生芝草二處芍藥雙頭二處祥雲見三處並現毫光祥煙鄆州有仙鶴約二百隻飛鳴梅州枯木再生枝乞許拜表稱賀詔依又言冀州黃河澄清

甲午詔帝鼐改為隆鼐正南彤鼎為明鼎西南阜鼎為順鼎正西晶鼎為蘊鼎西北魁鼎為健鼎正北寶鼎依舊東北壯鼎為和鼎正東蒼鼎為育鼎東南風鼎為

潔鼎鼎閣為圜象徽調之閣　已亥祀昊天上帝於圜壇以太祖皇帝配　十二月癸亥熒惑入氐　宣和殿學士盛章詳定九域圖志　製瑞鶴旗先是元符二年武夷君廟有仙鶴迎詔又政和二年延福宫燕輔臣有羣鶴自西北來盤旋於睿謨殿上又奏大晟樂而翔鶴屢至因詔加此旗　是歳徽行始出

丁酉政和七年春正月壬寅熒惑犯歳星　兩浙道士林靈素至京師二月御上清寶籙宫命通真先生林靈

素講道經及玉清神霄王降生記有翔鶴數十飛鳴久之　夏四月庚申御筆卿等表章册朕為教主道君皇帝只可教門章疏用不可令天下混用　六月都下大雨雹皆如拳或如一升器幾兩時而止　秋七月乙未熒惑犯天江　甲寅詔季秋大享明堂登歌並用道士

八月月犯牛　老人星見　十一月庚寅詔蔡京告老乞骸可五日一朝次赴都堂治事　初童貫附京以進既顯寖與京異京疾之及貫兼宣撫河北遂欲專北

事京愈不堪是歲貫又上其平燕策京一日留身奏曰貫徒有虛名爾伐國大事安危繫之陛下何以付貫上曰前日取青唐豈非貫之功京對曰崇寧下青唐初遣貫行但若監軍爾藉使臣當今日亦不能為之況伐敵國乎上意頗沮京即劾貫前後壞邊事章凡四上而上乃議下除司空令致仕而罷所領貫大懼因以其城西外圃與京西湖隣墻流水相接為名邀京子攸及儵脩同出城相見議分定界至遂為攸置酒厚甚以二犀帶

遺攸會攸力救解之京議遂格京實創起北伐事嘗曰北事只我了得他人為之必鑿脫及與貫爭權弗勝遽有敵國不可伐之言故上亦不信也或曰京未始有此言於上特其子絛假託以欺世云　甲辰冬至後一夕有大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十二月詔修神保觀神保觀者俗謂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飾作鬼神巡門催納土者乘輿亦微幸而觀之或謂蔡京曰

獻土納土非吉語也後數日有旨禁絶　政和後上巾裹及衣服獨喜同臣庶實欲為期門之事而苑囿皆效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又聚珍禽竒獸麋鹿鴛鶴禽鳥動數百千蹄隻實囿中宣和間都下每秋風夜静禽獸之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為不祥　前授宣德郎管勾太平觀陳瓘自江州移南康軍居住

戊戌重和元年春正月丁亥熒惑犯外屏　二月辛酉

先是詔造太極飛雲洞刼之鼎蒼壺祀天貯醇酒之鼎山嶽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地隂陽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靈光晃耀鍊神之鼎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至是奉安

朱勝非云崇寧三年用黥徒魏漢津言鑄九鼎至政和八年又用方士之說作神霄九鼎遂有十八鼎嗚呼黄帝鼎成昇仙夏禹以貢金鑄鼎事不見於詩書司馬遷好奇取他說載之史記而後世想慕不已此皆蔡京相業敢為怪誕如此

庚午遣武義大夫馬政同高藥師等使女眞講買馬舊

好　三月戊申御集英殿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七百八十三人詔嘉王楷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以第二人開封王昂為榜首　夏四月壬戌御筆韓琦弼亮三朝功在王室眷其後嗣宜有寵褒朝請大夫鴻臚純彦力學有文早登賢科揚歷中外靖共日著可特除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廣安軍草澤安堯臣上書曰天生北狄限以沙塞自適其俗不通中國者狄之常也今乃遣使乞憐非畏吾也蓋

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釁陛下將啓燕雲之役異日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畜其銳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臣又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由宦者專政此曹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請以誤國之大者借童貫而論之貫起自卑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賞罰不明兵氣委靡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共唱北伐

之議經營之久國用匱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居陛下苟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為此曹涸也劉贄謂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史臣亦謂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陛下何苦暱之

講義曰當天下太平之日無以娛悅人主聳動天下惟有恢拓一事耳故用事之久則必至於用兵生事蔡確欲固其寵則興靈武之師王珪患失其位則贊永洛之役章子厚之於湟鄯蔡京之於青唐洮河皆是謀也然皆求逞於西而未嘗開釁于北也貫攸何人哉敢以蚊負山耶然致靖康之禍不在於取燕而

在於不能取燕使契丹政令猶强社稷猶固我將伸宿憤勞累戰雖得燕薊而民怨財竭内潰外叛若此而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丧於外位奪於内竄在夾山死在朝夕其國滅矣因時拯亂湯武之業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頗嚴將帥頗厲乘時以取全燕合漢唐之遺民何為不可然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滅於女真崛起之兵我以關陜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之將遂藉女真納賂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郡之空城耳是全燕之地吾不能取彼能取之吾既不能取吾又從而取之此彼之邀索所以無巳也故靖康之禍不在於取燕而在於取燕之非人得燕之無道而不能取燕也

辛亥太白犯權星　八月丙辰月犯房　阿固達稱

皇帝改元天輔以其國産金故國號大金即遣使詣天

祚議和所求凡十事天祚付南北面大臣議蕭奉先等喜以為自此無患矣請許之　九月庚辰朔流星自斗魁向東南有尾迹照地　是月掖庭大火　閏九月癸亥熒惑犯進賢　冬十月巳卯朔太白晝見　十一月御筆比緣大臣建議恢復燕雲故地安堯臣遠方書生能陳歷代興衰之迹臣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大事乞重行竄殛朕以承平日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議加爵賞堯臣許用安惇遺表恩澤令吏部先次補承務郎

壬申太白犯天江

己亥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者稱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冠無徽又以寺為宮院為觀尋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明年詔復舊　乙卯月犯填　二月癸未老人星見

三月安州孝感縣獲古鼎六蔡攸驗其欵識有云王伐虎方之年實始作器虎方蓋西域也陛下屢問罪夏人此鼎歷歲三千一旦自發比漢汾脽所獲誠為超冠

詔許百官表賀　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皆不以聞明年五月上京破和議遂已後天祚雖復請盟阿固達皆不報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丙戌日有赤黃冠氣　五月乙亥歲星犯斗　大水高十餘丈犯都城

蔡條曰水未作前兩數日如傾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人家晨起拭牀榻睹若有大犬蹲其旁質明視之龍也其人大叫而倒遂為作坊兵士衆取而食之不敢奏都人皆圖畫傳玩其身僅六七尺若世所繪龍其鱗作蒼黑色然驢首而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一極長於其際始分兩岐焉有聲如牛攷諸傳記則

實龍矣後十餘日大水至又云既大雨龍降後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亘天犯紫宮北斗仰視星皆若隔絳紗初起時拆裂有聲然後大發後數夕又作聲益大格格且久其發更猛而赤氣自西北數十百道其中又間以白黑二氣然赤氣尤多自西北俄及東北又延及東南其聲亦不絶迨曉而止後復大水條時切以謂與丙午及北齊末占同後事驗亦甚明

六月起居郎李綱奏積水暴集淹浸民居迫近都城誠大異也此誠陛下寅畏天戒轉詢衆謀之時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伏望特詔在廷之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驅策施行詔都城外積水

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即非災異李綱所論不當罷起居郎　八月老人星見　上既遣使從海上與女真結約共圖契丹高麗一旦忽上奏以其王病求醫上命擇二良醫往館醫甚勤日久引醫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用兵遼人實兄弟國茍存之猶足為中國扞邊女真乃狼虎不可交也不得已願二醫悉紀布陣禦敵之狀告諸天子早為之備所以求醫者正懼泄則為小國之患矣事既聞上不樂命中使諭曰命汝為

醫乃敢預國家事乎　九月癸亥熒惑犯壘壁陣　十一月戊辰遣監察御史周武仲察訪淮南先是臣僚上言淮東大旱下戸流離康衢之間百錢賣一兒斗粟易一女父不能保子夫不能保妻而部使者安坐畧不介意而武仲有此命　大學生鄧肅進詩諷取東南花石坐屏出學押歸本貫肅南劒州人也　放林靈素歸温州先是京城大水上遣靈素禳之不驗靈素又嘗衝太子節不避太子擊之訴於上上遂厭之乃逐去　十二

月癸酉朔刑部尚書宇文粹中進對如放欠負一事白來朝廷黄紙放監司白紙催之語上曰白紙催正做得抗敕待令覺察編置監司數人便可止絶令百姓受實惠　是歲正字曹輔編管郴州時車駕輕出朝士大夫寒心莫敢言者輔慨然上書奏上出示宰執令召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小臣敢論許大事輔曰臣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深曰如言敵兵起於軫下無乃太峻否少宰王黼曰有是事乎輔曰兹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

者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惡其侵已以聞上令與遠小監當旣而編管郴州居郴六年兩遇恩沛王黼當國不得移命輔怡然不以介意

朱勝非云上皇自政和以來為微行每出乘肩輿並無呵衛前後數内臣導從而民間指目為小轎子置行幸局主供帳飲膳等局中人遇出即稱有排當次日不歸即傳旨稱瘡瘍不坐朝閤門等處日有探候聞有排當即知必出聞不坐朝即知不歸卒以為常始猶外人未盡知因蔡京草表云輕車小輦七賜臨幸邸報傳四方盡知之矣靖康初召輔為言官遷簽書樞密院次年卒於南都

庚子宣和二年春正月己酉月犯畢　二月壬申朔歲

星犯壘壁陣　乙亥遣趙良嗣王瓌使金國仍以買馬為名其實約阿固達夾攻契丹取燕雲舊地夾攻之約蓋始乎此　辛巳老人星見　五月趙良嗣王瓌等至薊州會阿固達已出分師三路趨上京引良嗣觀攻城不旋踵而破　丁巳祀地於方澤　丁卯朱夢說坐上書論事編管池州　六月丁丑太白晝見　庚寅流星出氐入天市垣　秋七月辛亥月犯牛　九月己酉日有赤黃戴氣　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己卯太白

熒惑犯亢　睦州青溪縣有洞曰幇源羣不逞往往嚢槖其間方臘者因以妖術誘之兇黨稍集是月丙子殺里正縱火大掠從之者幾萬人　十一月戊戌朔方臘僭改元永樂以其月為正月　己亥少傅太宰兼門下侍郎余深為鎮西軍節度使依前少傅知福州　癸卯詔侍御史陳堯臣論事不當語言狂妄送吏部與監當差遣　十二月辛卯月犯東咸

辛丑宣和三年春正月丁酉朔領樞密院事童貫為江

浙淮南等路宣撫使　戊申熒惑犯斗丙辰熒惑入斗

二月壬午月犯角　庚申御集英殿賜何㮚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六百三十一人　是春日有變忽青黯無光其中汹汹而動若鉦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是時睦賊方作人多憂之以謂禍難必未已也　夏四月盜起睦州中丞陳過庭論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又劾論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罪著贓盈皆宜正典刑以謝天下遂奪職知蘄州

未幾散州安置　王稟辛興宗楊惟忠生擒方臘於幫源山東北隅石澗中并其妻孥兄弟偽相侯王三十九人振旅赴杭州宣撫司方臘雖就擒而支黨散走浙東賊勢尚熾　是月汝州梁縣民邢喜家牛生麒麟　五月改睦州建德軍為嚴州遂安軍　丙午錫貢士聞喜宴於瓊林苑賜御製詩　月入氐　童貫奏生擒方十三等平蕩賊洞了畢上表稱賀　八月癸巳朔老人星見　己亥太白犯勾鈐　丙辰方臘伏誅

壬寅宣和四年春正月壬申熒惑犯天街　二月辛丑太白犯壘壁陣　三月金人初以正月癸酉陷中京天祚奔夾山李處溫謀立燕王淳淳於天祚為從叔號天錫皇帝遂廢天祚為湘陰王遼國自此分矣朝廷遂遣童貫勒兵十五萬廵邊仍以御筆三策付貫五月童貫駐軍雄州种師道屯白溝癸未我師敗於蘭溝上聞師道敗亦甚懼遂詔班師

講義曰世之言宣和之失者曰遼不可攻女真不可通燕不可取藥師不可任張覺不可納然皆非根本

之論也蓋在慶歴景德之時遼勢之方强故未有可乘之機至天祚失道内外俱叛而已有可取之釁則攻遼非失策也女真固不可邀通然以方張之勢斃垂盡之遼他日必與我為鄰則通女真亦未為失策也全燕之地我太祖百計而不能得太宗百戰而不能克取今也燕弱攻昧可以收漢晋之遺黎可以壯關河之大勢則燕亦在所當取也郭藥師以涿易來降則以燕人守燕亦可也平州乃燕之險張覺以平州來則撫之亦可也不知中國之見輕於夷狄久矣女真初未知中國之虚實吾之使者泛海屢至而遂為其長所辱則既輕於始矣及議山後地尺堪猶曰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如此强大自郭藥師已降之後遼人垂滅之國亦足以覆官軍觀金人告馬擴之言曰劉延慶一夕而遁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則中國之見輕於敵非一事使當時不通女真不攻遼國不取燕山不任藥師不納張覺其能

保全金人不入寇乎蓋當時之患不在外而在内不在女真而在中國小人用事自熙寧至宣和六十年奸倖之積熟矣星犯帝座禍敗在目前而不知寇入而不罷郊祀恐礙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迫而不撤綵山恐妨行樂是小人之為禍也童貫之使遼也遼人笑曰大宋豈乏人乃使内臣奉使耶女真將敗盟朝廷遣使者以童大王為辭尼堪笑曰汝家更有人可使否是宦官之為禍也數至燕而燕降至河北而河北之軍潰至河南而河南之戍散此兵將之為禍也置花石綱而兩浙之盜起科免夫錢而河北京東之盜起此盜賊之為禍也自古未有内無釁隙而外有敵國之禍者景德之兵慶歷之寇所以不能為深入之謀者以内無釁隙啟之也宣和之間在内之釁隙不一則女真固有所負而至耳縱使當時無女真之禍亦必有小人宦者兵將盜賊之禍矣

是歲四月貫始出師白虹貫日出門而牙旗竿折至蔡攸再出師有少保節使與宣撫副使二認旗從後次日二認旗皆失之又出師連數夕有流星大若杯椀自紫微文昌出不一所或犯天津河鼓越天漢斗牛亦不一所皆向南奔曳光如匹練每夕數十流至夜半方漸踈十餘夕皆然蔡條家白其父曰以此占懼如西晋象實令人憂疑京亦動色然太史皆不奏又方用兵雄州地大震雄之正寢忽玄武見龜大如錢朱蛇僅若筯貫

攸拜之藏以銀合置於真武廟明日俱死又馬生两角長各三寸及四足皆出距方以為龍馬貫以進御獨上識而甚不樂也　秋七月戊辰月犯建　八月庚戌月犯填　九月丁巳朔詔宋昭上書狂妄除名勒停送廣南編管以為妄議朝政之戒昭書云蓄人之性不可以信義結臧一弱敵而與强敵為鄰恐非中國之福徒為女真之利耳且北敵雖夷狄然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渝也本朝與北敵通好百有餘年一旦

敗之女真能果信其不渝乎異日女真決先敗盟為中國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　乙丑契丹易州守髙鳳等以易州降契丹都管押常勝軍涿州留守郭藥師以涿州降　十一月丙辰朔流星出王良至紫微垣内上輔星有尾跡照地

癸酉月犯權星　十二月丙戌金人入燕蕭氏出奔童貫蔡攸再舉取燕不能下懼無功獲罪密遣王瓌由飛狐路禱金國主令圖之瓌見金國主具言貫攸兵巳

壓境不敢擅入乞如約夾攻金國主定議分三道進軍時馬擴隨軍行國主謂擴曰契丹疆土我得十九矣止燕京數州之地留與汝家我以大軍三面掩之令汝家俯拾猶不能取我初聞南軍到盧溝已有入燕者我心亦喜縱令汝家取之我亦將斂軍歸國近却聞劉延慶一夜燒營而遁何至此耶汝家似此喪師從來有何誅責擴云兵折將死將折兵死劉延慶敗雖貴亦誅阿固達云若不行法何以使人一兩日間到闗汝觀我家用

兵有走者否是日入居庸關晡時到燕蕭后聞居庸失守夜率契丹蕭幹等車帳出城行未五十里金人遊騎已及城前軍已登城矣於是左企弓宰相等皆迎降金國主遣馬擴歸獻捷

癸卯宣和五年夏四月乙巳童貫等言四月十七日躬領大軍入燕山府撫定軍民布宣聖澤具表稱賀　五月甲寅太白犯鬼　己未御文德殿以収復燕山府雲中府兩路羣臣稱賀賜王黼玉帶　是月金國王阿固

達卒弟烏奇邁立　秋七月甲子月犯牛　八月辛巳朔太史言日當食不食　壬午歲星犯井　是月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落職降官頤浩嘗奏燕山一路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天下之智盡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必無以善其後又條上河北燕山路危急五事詔頤浩所奏意有包藏情不可貸御筆令頤浩赴宣撫司出頭供伏軍令狀　九月癸丑詔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知藥師及燕人終不改其左衽時人竊比

之禄山　己未熒惑犯司怪　冬十月乙酉雨水氷

十一月丙寅幸王黼賜第觀芝草

史臣曰王黼專結梁師成既為相蒙賜大第於城西開便門與師成宅對街以相往來及燕告功黼益得意乃妄託言家之屏風生玉芝上為臨幸睹黼之堂閣張設寶玩山石侔擬宮禁喟然嘆曰此不快活耶若太師居處冀壤坑耳太師謂蔡京也時上既幸黼第又設便門過師成復來黼家駐蹕因大醉黼自傳旨支賜命放散侍從百官於是禁衛諸班直爭願見上始謝恩不肯散因大詢詢師成與譚稹乃扶持上而出面諭之上醉不得語矣復入夜漏十五刻乃開過龍德宮複道小墻謂鹿寨門者以還內宮者十餘人執兵接之而去三衙衛士無一人得入者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生變翌日猶不御殿殆

半日人心始安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庚午太白犯房　十二月巳巳月入氐　是月京師地震

甲辰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上元節御樓觀燈簾幕重密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黑色布衣若僧寺童行狀以手指簾謂上曰汝有何神而敢破壞吾教吾今語汝報將至矣上怒甚命中使傳旨治之於是箠掠亂下又加炮烙詈不語亦無痛楚狀因又斷其足筋俄施刀

臠肉血狼籍上大不怡為罷一夕之懽至暮終不得為何人付獄盡之　巳巳月入氐　是月京師地震　二月辛丑承事郎楚州居住陳瓘卒

史臣曰范純仁晚年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蓄人才可為今日用者荅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宣和末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亦嘗因瓘病使人勉瓘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將用也瓘通易數自謂與邵雍之數合至如國家中興之事往往嘗預言之其彈蔡京之疏云絶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驗其言於今也悲夫

閏三月庚辰熒惑犯五諸侯　庚子御集英殿策試

進士　夏四月癸丑賜沈晦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凡八百五人　六月辛酉月犯壘壁陣　八月乙巳朔金人怨朝廷納張瑴遂攻蔚州絶山後交割意　九月丙戌楊時為校書郎及對力陳儆戒之言上首肯之曰卿所陳皆堯舜之道宜在經筵朝夕輔朕即除邇英殿說書

庚寅手詔以金芝產於艮嶽萬壽峯宜改名壽嶽

朱勝非云上皇於宮城東北起景龍門複道通禁中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民市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群飲至上元後罷謂之先賞又於次東建寶籙宮宮後累石為山以其在艮方也

號艮嶽又改稱壽嶽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深高千巖萬壑麋鹿成群樓觀臺殿不可勝計最後朱勔於太湖取巨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閘數月方至京師賜號昭功專慶神運石是年初得燕地故也勔緣此授節度使靖康元年冬虜騎再犯闕圍閉日久折屋為薪鑿石為砲代竹為笓籬惟大石基址存焉

丁亥月犯畢　十一月丙子太白晝見　十二月癸亥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五日一赴朝請至都堂治事

是歲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朱氏子其妻忽生髭其人

可四十餘髭髯長僅六七寸踈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度為女道士

乙巳宣和七年春正月辛丑故遼國主天祚為金人所擒削封海濵王後踰年而卒　六月戊午劉安世卒

呂本中雜說崇寧間蔡京每謂人如劉安世使擣碓磨磨亦只說元祐是也京執政久亦時有長者之言嘗有乞將元祐臣僚編置遠惡州郡者京曰元祐人本無大罪止是不合改先帝法度耳

八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負擔至宣德門下忽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而言曰汝壞吾社稷矣太祖皇帝

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得下開封獄一夕已省則不知向所云為者時於獄中盡之　九月壬辰熒惑犯鬼　是日金人以天祚成禽遣李孝和王永福來告慶詔宇文虛中高世則館之其實敵將舉兵以覘我也　秋有狐由艮嶽直入中禁據御榻而坐詔毀狐王廟　冬十月辛丑土星入太微垣　戊子有流星尾跡照地如盞口大　十二月金人陷薊州接伴賀正使傅察為所殺先是金人未渝盟朝廷以故事遣察

迓使人於薊州玉田縣韓城鎮察至界上敵愆期不至斡里雅布擁大兵遽入寇遂執察等責令投拜蔣噩以下羅拜臣服察獨不屈敵以兵脅之察亦不顧金帥曰我以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弔伐察曰主上明若日月四海拱戴胡欲敗盟以此為兵端耳然自古之戰以曲直為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送死哉我有死而已膝不可屈也金帥大怒察死之　已已童貫遁歸京師初貫得越茹牒計無所出託以赴闕稟議請太原帥張孝純

諭意孝純愕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梧今去人心揺是將河東與賊河東失河北亦豈能保耶願少留共國報國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便能拔也貫怒目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必欲留貫置帥何為此行至京當即以兵來援孝純撫掌歎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重及臨事乃畏怯如此不思身為大臣當以死排難止欲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下士乎貫不聽翌日行用九日至京師　郭藥師以燕山叛執安

撫蔡靖運使呂頤浩副使李與權提舉官沈琯等金人既欲犯盟自秋冬探報甚密然中外多不知也蔡靖亦密奏凡百七十餘章至言朝廷若以為不實則乞早賜重行編置然終不報十一月斡里雅布之軍壞燕山府鹽場斡里雅布至燕山郭藥師率軍官郊迎之

初蔡攸從中力主藥師每以為忠信無比故終不為之備於內地略無防禦亦屢有人告變又沿邊巡檢楊雍者得其通金人書繳上之皆不省初靖揣藥師常勝軍之情故常勉藥師以忠義及知金人點集將寒盟屢奏皆不報無如之何故因其出師餞於野對其大軍設案望闕焚香拜舞始語藥師曰對諸軍

在此今日之事相公豈可負趙皇恩耶願勉旃藥師亦領畧然無益也是月壬寅詹度猶奏郭藥師瞻視不常趣向懷異蜂目鳥喙怙寵恃功兼常勝軍暴掠燕子女攘奪民舍藥師縱之不復彈壓詔梁浙盧宗原體究而藥師已叛矣藥師既叛報至京師上左右不欲人聞知乃共匿其報但曰藥師被圍矣

金人南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與之戰戰未決漢兒開門獻於金人既至武州漢兒以為内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遂陷代州　已酉知中山府詹度奏金人分道入寇是日連三奏至京師朝廷失色　尼雅滿

引兵圍太原知朔寧府孫翊來救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於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爾乃復引戰數日五兵皆盡為金人所殺　月入太微垣　庚申上禪位於皇太子手詔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軍國庶務一聽裁決予當以道君號退居舊宮丙寅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是歲十一月祀南郊禮畢降壇而得邊報及上還御郊宮之端誠殿時天未明百辟皆賀忽有鴞

正鳴於殿屋之上與賛拜之聲幾若相應和異常聞者駭之時已報金人寒盟　元豐之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廟登遐至元符末又數見而哲宗厭代自大觀間漸晝見政和已後遂大作形廣丈餘狀髣髴如龜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後習為常宣和末寖少出而亂遂作此為黑眚宣和二三年春夏之際洛陽府畿間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始夜則出掠小兒傷食之後雖白晝因忽

在人家有力者夜必聚執槍棒而為之衛如是二歲乃息甫三年則北征事起此亦黑眚也

宋史全文卷十四